

序分甘餘話

昔王右軍在東中與吏部郎謝萬書云頃東遊還
修植桑果今歲敷榮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有
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
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
石之風云云漢少時讀之已有味乎其言七十歸
田讀書之暇輒提抱弱孫以爲樂其稍長六年甫
十歲已能通易書詩三經紙牕竹屋常以
唔之聲不覺欣然而喜夫人幼而
下而黃散上而令僕以爲至

餘補耳通字

通美既亭於此

尚未能通也巧

如手

仕宦五十載叨冒尚書年踰

又六載矣雖耳聾目眊猶不廢書

掌錄題曰分甘餘話庶使子孫輩知老

樂在此爾不敢謂如袁伯業老而好學也

月朔雪中書漁洋老人王士禛

余次孫今九歲在福至學庸外已誦周易書詩

三經好之年較既享之孫尚少一歲余以少既享

十有歲是足傲既享矣惟既享仕官五十載

以足一傲我亦嘉慶丙寅臘月廿六日書既

初霽偶閱于去之一噫里老

分甘餘話卷一



漁洋老人漫筆



羣芳譜一書先祖前浙江右布政使今

皇贈

經筵講官刑部尚書

臣

象晉所著萬曆中先祖

官京師為黨人所忌借丁巳京察謫官家居十載

甘農圃以沒齒作為此書名亭曰二如以見志後

刻於虞山毛氏汲古閣流傳已久康熙四十四年

六月十二日奉 聖旨開館廣續 命編修

臣汪

灝張逸少等四人為纂修官至四十六年二月告

成凡一百卷 賜名佩文齋廣羣芳譜 御製序

文冠於編首仍存先臣自序及每卷小序亦所不遺臣感荷 聖恩榮施泉壤謹錄 御製并述緣

起以彰 異數備家乘云原任 經筵講官刑部

尚書臣王士禎恭紀

御製廣羣芳譜序

粵自神農氏嘗草辨穀民始知樹藝醫藥伊耆氏命羲和推步定曆以授時民始知耕獲之不愆而百工績熙偉哉開物成務啓牖來茲聖帝之功與天地並矣朕聽政之暇披閱典籍留意農桑繪耕織之圖製永言之什時巡所至親歷田間其稼穡

之艱難作勞之辛苦既周知而洞悉矣每思究百昌生殖之理極萬變消長之情著為成編以佑吾民嘗謂爾雅具其名物而郭璞陸佃孫炎之流疏注埤翼又加詳焉其明備者莫如本草自本經以迄陶弘景蘇頌而下數十種凡採治之法無不該核他如齊民要術月令廣義諸書其蒔植之宜為更晰矣遐稽往牘擷其英華歸於簡括良厯易也比見近人所纂羣芳譜蒐輯衆長義類可取但惜尚多疎漏因命儒臣即秘府藏帙攬撫薈萃刪其支冗補其闕遺上原六經旁據子史洎夫稗官野

乘之言才士之所歌吟田夫之所傳述皆著於篇而竒花瑞草之產於名山貢自遠徼絕塞爲前代所未見聞者亦咸列焉復允廷臣之請益以朕所賦詠依類分載總一百卷命名曰佩文齋廣羣芳譜冠以天時尊歲令也次穀次桑麻崇民事也次蔬茶果木花卉資厚生溥利用也終以藥物重民命也其諸天時早晚之候人事種溉之方地力彼此之殊物性良楛之異罔弗條舉縷析燦然可觀焉是書也攬品彙之蕃滋想羣生之率育一展卷間化機洋溢於茲畢呈固不惟矜淹洽侈藻麗也

以是刊布天下垂之久遠使吾民優游於農圃之中家室盈寧樂其業而不憚其勤而大夫士以及民之秀者因以區別物宜審其淑慝凜嗜好之常慎節宣之度於以躋仁壽而享泰平亦不爲無所裨助也哉康熙四十七年五月初十日

青箱雜記云王安國詩好用酒樓常問子詩有幾酒樓余因憶康熙甲子奉命往祭南海大雪渡

潯陽江後二十二年作詩贈鄆城人樊稜

稜善琵琶云

苦竹黃蘆滿目愁嘈嘈切切似江州茫茫九派多風雪憶泊潯陽舊酒樓不知安國見之以爲何如

也

陳倉有古賣酒樓東坡嘗賦詩余丙子再以祭告入蜀過之題一絕句云昨向宜春下苑遊曲江煙草似悲秋珠簾甲觀俱黃土何必陳倉賣酒樓故友余澹心懷詠孫楚酒樓云江南城西酒樓紅無數楊柳迎春風孫楚去後李白醉千年不見紫髯公余選入感舊集此亦二酒樓也

本朝凡視朝 駕未出則內閣大學士學士翰林起居注官都察院左都御史副僉都御史先入候駕駕出先於 保和殿升座內閣都察院起居

注官行禮畢先自 御路趨往 太和殿內閣立殿門外東西向都察院立殿門外西東向然後駕至升座諸王分東西班魚貫而入數茵於地而坐起居注班諸王後東向其諸王謝恩則拜於臺階之上畢然後尚書以下文武官員謝恩行三跪九叩頭禮畢然後外國陪臣行禮亦如之

汴中梁王吹臺一名繁臺以繁姓家於臺側故名按繁姓蒲禾切音婆漢有繁延壽魏有繁欽唐有繁知一臺以姓得名當作蒲禾切今讀作符艱切非是

盧循盜賊而沙門慧遠與之友善祖約叛逆而少
與阮孚齊名王丞相尤愛重之曰昨與祖士少語
遂令人忘疲是皆理之不可解者杜子美贈蘇渙
詩序云蘇大侍御渙靜者也渙竟煽動嶺表與哥
舒晃作亂亦其類也

畫漫錄襄邑義塘瓜剖之色如黛而味甘如蜜余
昔寄同年劉考功公戡體句云側聞西湖水嫩綠

如瓜瓤用此世必疑瓜瓤無黛色者矣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廣西巡撫梁世勳進青駝二
長尾猿二綠鳳綠鳩各一雙

三伯祖光祿少卿養吾公象萬曆庚辰進士起家

陽城知縣擢監察御史官止卿寺近始見手書詩

草一卷謹錄四篇以存其梗概鳳音鳳兮鳳兮集

高岡七德九苞稱至祥五音六律鳴朝陽鳴朝陽

應明主非帝庭寧高舉鶴鳴蒼松挺挺鶴相招振

翩翩翻來九霄警霜戛戛鳴九臯鳴九臯聲萬里

明月來清風起瑶琴我攜綠綺奏薰風一曲相思

彈未終淚垂絃絕送歸鴻送歸鴻坐明月人不見

心如結暮雨忽忽白雲羅神霄霏霏暮雨平河橋

有美一人路迢迢路迢迢望無極夢相見醒相憶

十叔祖翼吾公

象節

萬曆壬辰進士改翰林授簡討

少有詩名稿今無傳惟鄭簡菴

獨復

先生新城舊事

載其二句云古寺人來花作供孤城春盡草如煙

八叔祖伯石公

象艮

十七叔祖季木公

象春

十八叔祖

用晦公

象明

詩別詳三王公集

季木公元名象巽

用晦公元名象履

大內南書房在乾清門內西廊下內直翰林官

居之其出入皆奉

旨由某門侍衛某人導引伴

送壬戌後特旨內直官許於禁中乘馬至所出

入之門故朱簡討彞身紀恩詩云迴思身賤日

足繭萬山中蓋異點云

康熙四十六年

聖駕南巡至蘇州一日垂問故

靈壁知縣馬驕所著繹史命大學士張玉書物

色原版明年四月令人賫白金二百兩至本籍鄒

平縣購版進入內府人間無從見之矣

墨莊漫錄云濟南為郡在歷山之陰水泉清冷凡

三十餘所如舜泉爆流金線真珠孝感玉環之類

皆奇李格非文叔作歷下水記敘述甚詳文體有

法曾子固詩爆流作趵突未知孰是按文叔水記

宋人稱之者不一而不得與洛陽名園記並傳可

恨也吾郡名泉凡七十二此云三十餘者蓋未詳

也

黃牡丹今亳州曹縣皆有之荷花則未聞有黃色者墨莊漫錄云京師五岳觀凝祥池有黃蓮花甚奇僅見於此

宋丹陽陳輔訪建康楊驥題壁絕句云北山松粉未飄花白下輕風麥脚斜身似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風致可愛然輔不聞有詩名若唐人任華盧延讓之屬詩反得傳於後名之顯晦信有數耶

康熙甲戌余在京師歲除大雪偶邀老友姜西溟吳商志門人蔣京少查夏重宋山言周策銘殷彥來蔣靜山諸子寓齋小集酒酣隸事各賦五言詠古一章彥來詩最先成次日又以歲寒詩十五首見投余口占絕句贈之云昨夜草堂風雪裏羣賢擊鉢羨殷生朝來更愛新篇好十五詩當十五城此詩蠶尾集不載今追錄於此

一時公卿和彥來歲寒詩者凡數十家田綸霞少司徒為授之梓澤州相國作序韓宗伯慕廬作跋亦藝林佳話因牽連記之

余嘗謂東坡鳳翔八觀詩不減杜子美宋人亦謂

仙人掌在甘肅
沿內出郡城西門
八十餘里耳
亭誤作儀微

張芸叟鳳翔吳道子畫記不減韓退之
柳耆卿卒於京口王和甫葬之然今儀真西地名
仙人掌有柳墓則是葬於真州非潤州也余少在
廣陵有詩云江鄉春事最堪憐寒食清明欲禁煙
殘月曉風仙掌路何人爲弔柳屯田
余官祭酒日有送陳子文歸安邑詩云月映清淮
何水部雲飛隴首柳吳興按葉石林云山抹微雲
秦學士露花倒影柳屯田又李易安云露花倒影
柳三變桂子飄香張九成或謂余句法本此竊自
謂青出於藍後當有知之者

近歲遭逢之奇無如毘陵趙中丞申喬者申喬康
熙庚戌進士初仕爲商丘令陞刑部員外郎引疾
家居 特旨起擢浙江布政使尋巡撫其地弟申
季丁丑進士自廣西知縣 召入翰林子鳳詔戊
辰進士知臨汾縣甫一載超擢太原知府熊詔巳
丑進士 特賜狀元及第
宋開府牧仲 遭遇亦奇牧仲以江寧巡撫副都
御史超拜吏部尚書子至癸未進士入翰林爲編
修致福建僉事未一載擢按察使筠己丑進士入
翰林爲庶吉士

避暑錄言平生用力常數倍於他人安得不敝
因歷稽古左丘明杜子夏鄭康成高堂隆左太冲
諸人皆以讀書致然余自幼小凡博弈諸戲一無
所好唯嗜讀書雖官戶部侍郎刑部尚書最繁劇
之地下直亦手不釋書卷也自甲申歸田六年矣
目力益昏始悔少壯之過用其力然老矣終亦不
能廢書也

唐韓翃以春城無處不飛花一詩見知九重召知
制誥傳爲佳話世盡知之杜陽雜編又載一事德
宗西幸有二馬一號神智驄一號如意騶貞元三

年蜀中進瑞鞭有麟鳳龜龍之形色類琥珀一日
將幸諸苑內廐進瑞鞭上顧近臣曰昔朕西幸有
二駿稱二絕今獲此鞭可稱三絕矣因吟曰鴛鴦
赭白齒新齊曉日花間散碧蹄玉勒乍迴初噴沫
金鞭欲下不成嘶亦翃作也知翃詩流聞禁中者
多不獨寒食東風之句而已

丹徒張氏吏部文選郎中九徵順治乙酉解元丁
亥進士終河南督學諸子玉裁康熙丁未進士第
一甲第二人及第終翰林院編修玉書文華殿大
學士兼戶部尚書仕可康熙丙辰進士亦以僉事

為河南督學遷湖廣布政使司叅議恕可康熙戊辰進士浙江杭州府知府玉書子逸少康熙甲戌進士翰林院編修

李時謙字吉爻淮安山陽人順治辛丑進士初為潞安府推官歷樂陵黎城二縣知縣有清白名內召為監察御史號稱廉正久之引疾里居陝西大饑特起為督糧道叅議操守孤介不名一錢未幾卒官將軍督撫布按已下往弔蓬蒿滿庭至無含斂之具皆為揮涕醵金買棺代為含斂而歸其喪於江淮余昔官副都御史識其為人蓋古之君子也

道君時以言官建議習詩賦者杖一百有尹天民者為南京教官至之日悉取史記以下至歐陽史焚講堂下王安石之學術為害於世道人心如此又按建言者御史李彥章也疏以詩賦為元祐學術其意在黃秦晁張四學士而並劾及前代陶淵明杜子美李太白皆貶之尤可笑定律令則何執中也二子可謂失其本心無恥之尤者矣

唐中宗時羣臣多應制賦詩如崔湜鄭愔宋之問輩皆人頭畜鳴張柬之等五王皆死此三人之手

蓋將以擁戴武三思危唐社稷與宗楚客厥罪維均乃鴟梟之音亦溷風雅每觀唐詩至此未嘗不髮指也

今朝廷凡覃恩有移贈之例謂輟已應得封典而贈本生父母也唐李德裕任荆南節度使檢校司徒平章事遇覃恩當追贈祖父乃乞迴贈其兄故楚州刺史工部侍郎德修為禮部尚書此竊例古今未聞

久客見華髮孤棹桐廬歸新月無朗照落日有餘暉漁浦風水急龍山煙火微時聞沙上鴈一一皆

南飛右宋初潘閔詩也高妙不減岑嘉州又夜涼疑有兩院靜若無僧亦佳句故友施侍讀愚山閔章宿越州天衣寺云月照竹林早露從衣袂生亦不

減閔語

淳熙八年中秋節孝宗詣德壽宮太上留宴香遠堂堂東有萬歲橋以白玉石為之雕闌瑩徹上作四面亭皆用新羅白木與橋一色大池十餘畝植千葉白蓮御榻屏几酒器皆用水晶獨召小劉妃吹白玉笙作霓裳中序每觀此一段風景不啻明皇夢游廣寒也今年中秋陰晦薄暮遂雨終夜淋

瀉不止煞風景乃爾因錄此以當夢遊

余少官廣陵同年義興萬雲黻錦罷於潛令來揚

州揖罷余亟問曰還有於潛絹也無萬茫然既坐

定俯首思之忽悟乃大笑茶杯幾覆

醴泉寺在長白山之西西有大溪溪中多巨石紅

葉時最可游憩石下產小蟹百十為羣一二寸之

魚泳游其間與日影相映恍忽無定去吾別業才

七八里余有詩云千林紅葉多亂此一溪水葉逝

水空明魚苗可憐紫唐詩魚鱗可憐紫石根如蠚堞螯跪五

銖小瑣瑁腹中居何似清流好

崔子忠字青蚓又字道母登州萊陽人居京師工

畫山水人物王崇節字筠侶文貞之弟文靖季父

也官把總生於閩閩而任誕不羈視富貴蔑如也

畫學青蚓京師貴之故相國梁公玉立清常以筠

侶畫草蟲索題余賦二絕句云髯翁任誕如忠恕

脫屣朱門傲五侯肯為尚書寫幽興碧花紅穗草

堂秋一幅丹青顧野王草根纖意曲籬旁風懷磊

落如公少便注蟲魚也未妨

高念東先生珩作少宰日忽賦一詩題曰願作杭

嚴道或訝而問之荅曰吾平生慕西湖嚴灘山水

念東以明官而

仕本湖汭也

中清言世好隔

之勝聊以寄興耳官資高卑不暇計也其漫興如此

宋丁謂爲福建轉運使始造龍鳳團茶上供不過四十餅天聖中又造小團其品過於大團神宗時命造密雲龍其品又過於小團元祐初宣仁皇太后曰指揮建州此後更不許造密雲龍亦不要團茶揀好茶喫生得甚好意智宣仁改熙寧之政此其小者顧其言實可爲萬世法士大夫家膏粱子弟尤不可不知也謹備錄之

唐張旭以草聖名世畫墁錄云長安府錄廳有唐吏部郎官題名碑張長史書序楷法整若軍陣云云世言長史書法傳顏魯公觀此信然

吾家祖訓廳事屏風所書心相三十六善余已於香祖筆記詳其出處惟陽宅三十六祥不記所出近始考得之乃宋曾空青語也空青名紆山谷之友元祐君子也

余官御史大夫時嘗蒙 御筆賜一堂聯云煙霞盡入新詩卷郭邑閑開古畫圖又嘗被 賜御書帶經堂信古齋二扁今分懸東西二第中堂誌聖恩示子孫不敢誼也

蔣修撰虎臣^超先生癸丑歿於峨眉既二十五年矣余丙子再使蜀甫入劔門關宿於驛舍忽夢先生來迓執手微笑而無一語似以不二法門相示者異哉若先生者真不死也

蜀僧果菴詩軒牕無暑覺雲起竹樹有聲知雨來先祖方伯贈尚書府君與伯祖兵部尚書太師府君為胞兄弟太師篤信堪輿家常有數輩在客舍方伯常非之自卜兆域於高祖忠勤公塋之西恒語先贈尚書初至此地覺足下步步如登高然然實平地耳心以為吉壤即決意用之葬兩祖母夫

人而太師所擇在淄川縣北距新城六十里竟無後方伯子孫衆多愚兄弟同胞四人三人成進士府君初贈戶部左右侍郎累贈刑部尚書皆帶經筵講官始知術士之言不足聽而府君高見為不可及也

同邑沈澄川^淵先生幼時喪父太夫人欲卜吉壤不肯延致堪輿家但每夜至舍後近地縱橫步之再三忽曰此即吉地也遂卜窆焉後沈公成嘉靖乙丑進士入翰林官國子司業卒以東宮講官舊勞特予祭葬

宋後道字而
或視古籍明
人跡多又甚于
古書焉得不亡

崑山顧炎武號亭林揚之通州有老儒古姓號辣
泉同年子孟縣薛給事奮生號老峰皆地名泉名峰
名連姓字巧合者亦竒古人不記有此例否當博
考之

異聞錄言宋太平興國中編次御覽引用書一千
六百九十種以今考之其無傳者十之七八矣姚
鉉以祥符四年集唐文粹其序云今歷代墳籍略
無亡逸觀鉉所類文集亦多不存云云當五代亂
離板蕩之後而古書多存歷北宋太平全盛之世
而古書反亡殊不可解豈金源入汴其兵火之厄

反甚於五代時與

宋張蘊爲淄州兵馬監押咸平中契丹犯境有全
城之功後爲環州監押雖處窮邊猶建孔子廟慶
曆中范文正過之書其碑陰以美之子揆揆以文
學才行有名於世皆登侍從右見澠水燕談錄今
濟南郡城東三十里王舍人店有東坡所書讀書
臺三大字石刻耕者出之田間揆遺蹟也

范文正公幼隨其母客濟南長山縣而讀書長白
山之醴泉寺今長山城外孝水南岸有公祠城西
十五里禮叅店公所常往來之地後公守青州過

長山父老迎候於此從曾叔祖開封太守曙峰公
都之作三賢祠於市之西北隅以祀公與陳仲子伏
生香火至今不絕文正集舊刻大字本編首有禮
叅店圖俗譌爲李三店非也

翟院深與李成皆營丘人而院深伶工也一日太
守讌會院深擊鼓失節召問之對曰適仰見飛鴻
淡佇可愛思欲圖寫凝思久之不知鼓聲之失節
也院深名在宣和畫譜與史邦卿以堂吏而名列
詞中大家皆奇事

章丘縣西北有甯戚城春秋齊甯戚采邑今縣有
甯氏尚爲巨族余嘗輓從甥甯生一聯云相國悲
歌扣牛角仙人暫死食飛魚次句用列仙傳甯封
事皆甯氏也

田侍郎綸霞雯言巡撫貴州日署中庭砌間有草
結實紅如珊瑚可愛熟時有小鳥紅色羽毛甚麗
來食此草問之吏卒云此斷腸草也鳥亦名斷腸
鳥專以此草爲食皆有大毒余觀冷齋夜話云斷
腸草不可食其花美好名芙蓉花出陶貞白仙方
其說稍異

唐鄭綮云詩思在灞橋驢子背上胡擢云吾詩思

若在三峽聞猿聲時也余少在廣陵作論詩絕句
其一云詩情合在空舫峽冷雁哀猿和竹枝用擢
語也後壬子秋典蜀試歸舟下三峽夜泊空舫月
下聞猿聲忽悟前詩乃知事皆前定

已丑歲自春夏至秋八月多雨書屋後叢竹甚茂
雨後鵝兒鴨雛拍浮其間頗似畫本余賦絕句云
紫竹林中水滿塘鵝兒得意弄輕黃韞材賸有鵝
溪絹合付邊鸞與趙昌從姪磊字石丈善丹青當
令補作一圖

余嘗謂柳子厚漁翁夜傍西岩宿一首末二句蛇

東坡詠說既
亭元老浪

足刪作絕句乃佳東坡論此詩亦云末二句可不
必

老杜詩白鳥去邊明坡公詩貪看白鳥橫秋浦不
覺青林沒晚潮余少登京口北固山多景樓亦有
句云高飛白鳥過江明一時即目不覺暗合

洪覺範云遠公拒謝康樂入社而與盧循執手言
笑謂遠知人則何暗於循謂不知人則何明於靈
運余於此段公案固常疑之然又念遠開蓮社衆
至百數十人何其多耶豈此百數十人者心盡不
雜過康樂乎抑來者不拒乎宜淵明之攢眉而獨

拒一康樂何說耶恨不起遠於地下而問之

重陽前一日風雨觀冷齋夜話劉跛子事戲為絕

句云不從勾漏覓丹砂不借颺輪轉法華祇愛青

州劉跛子一年一看雒陽花又云蜂蝶蕭疎春日

斜雒陽花事委泥沙野人久狎東籬菊不愛鋪堂

富貴花

南唐徐熙畫牡丹
進御謂之鋪堂花

余少與考功西樵兄言史事自十七史外如史記

外則有蘇氏古史前後漢書外有荀悅袁宏兩漢

紀三國志外有謝陞季漢書晉書外有崔鴻十六

國春秋南北史宋齊梁陳隋諸書外有王通元經

七史不足以配史
記

新唐書外有劉昫舊唐書范祖禹唐鑑五代史外

有薛居正舊史及馬令陸游胡恢南唐書宋史外北

宋有王偁東都事略曾鞏隆平集南宋有李心傳三

朝朝野彙編葉紹翁四朝聞見錄元史外有蘇天

爵名臣事略凡此諸書皆當兼收並採不可以其

不列學官而偏廢之兄亟然其言今五十餘年矣

白首汗青徒有愧歎而西樵下世已三十七年已

丑重陽秋霖乍霽偶憶往事援筆記此

東坡廬山詩云溪聲即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

身萬曆中董思白其昌宗伯寄先大司馬太師府君

詩云饒歌即是廣長舌大纛豈非精進幢全龍坡
語稍變其意耳時府君以兵部尚書視師行邊故
云

余嘗不解吳俗好尚有三鬪馬弔牌喫河豚魚敬
畏五通邪神雖士大夫不能免近馬弔漸及北方
又加以混江遊湖種種諸戲吾里縉紳子弟多廢
學競爲之不數年而貲產蕩盡至有父母之殯在
堂而第宅已鬻他姓者終不悔也始作俑者安得
尚方斬馬劍誅之以正人心以維惡俗乎或云宋
楊文公大年好葉子戲

東坡志林記杜處士蓄戴嵩畫牛一幅甚寶惜之
有牧童見而笑曰牛鬪力在角尾當搐入兩股間
今掉尾而鬪謬矣此與黃筌別畫鍾馗抉鬼眼精
神意思俱在拇指同旨

每見人家子孫留意祖父著述手澤往往不多得
陸放翁記張子功樞密云先人有遺稿滿四篋字
畫極難辨惟某識之某若死則皆不傳豈容不急
歸耶此意今人知者蓋鮮矣余所見葉文莊與中

盛遺集寫冊皆手自點竄鈎勒藏其裔孫文敏訥
菴方處文敏仕爲學士侍郎加尚書矣余屢勸刻

之竟不果興化李暎碧清廷尉丞好著書常以陸
游馬令二家為經別修南唐書而以江表志鈞磯
立談諸書為緯尊李氏為正統其書頗可傳子木
菴柝官御史大夫延余門人嘉定張雲章漢瞻專
司讐校之役荏苒數年竟未剖劂而木菴死矣右
皆有賢子孫且官通顯而不及傳先人之書使流
通於後世况其下焉者乎可歎也

老學菴筆記云北方多石炭南方多木炭蜀多竹
炭余詢之門人南部李曲江少司馬先復云蜀中初
無竹炭不知宋時何以有之或古有之而其法不

傳耶

中州集載楊雲翼詩金波曾醉雁門州信有人間
五月秋萬古河山雄朔部四時風月入南樓云云
誠佳作也近李梅屋中丞基和代州詩云誰識雁門
今夜月山川別樣在冰壺亦是佳句而彼土之高
涼可以想見矣

金李汾長源詩煙波蒼蒼孟津戍旌旗歷歷河陽
城不減少陵東坡

臨邑行太僕卿邢子愿先生侗以書名萬曆間取
法晉人不落唐宋窠白其邑人王葱岳大司馬洽

萃其書為來禽館帖凡數十卷時號北邢南董今董書盛行海內而邢書知之者鮮矣余西城別墅茂林修竹四大字是其真蹟

陸務觀云吾鄉鏡湖為人侵耕幾盡閬州南池數百頃亦為平陸古今勝蹟往往陵谷遷移如此吾郡明湖幾分城之半四五十年前湖面甚闊近為人家佔作藕塘此疆彼界畫為溝塍舟行渠中了無煙波浩淼之趣幾何不為鏡湖南池之續耶為之一歎

方龔山

文

冬日林茂之前輩見過云積雪初晴鳥

晒毛閑攜幼女出林臯家人莫怪兒衣薄八十五翁猶緼袍龔山又有詩云烏衣巷口多芳草明日重過是早春亦佳句

唐僖宗朝南詔請和親遣宗正少卿李龜年充使是又一李龜年

自科場許五經中式而習者益眾數科以來如直隸陝西某某皆以五經掄元戊子江西解元李紱臨川人五經文二三場皆刻程文悉博大精深殆有萬夫之稟今官庶常何澹菴世基翰林云渠讀書一覽輒誦不忘也

一水水名也。灝注渭水又東會一水水發吳山地。里志吳山古沂山也。山下石穴水溢石空懸波側。注按此即一水之源在靈應峰下。所謂西鎮靈湫是也。余丙子祭告西鎮嘗品茶於此。與西山玉泉極相似。

吳天章荅人云。自卜條南舊隱居。明星玉女對攤書門前。萬里崑崙水。千點桃花尺半魚。又至今堯峰上。猶上堯時日。又河聲過雷首。雨氣下風陵。西樵古意云。鷓鴣兩兩栖浦沙。昨夜郎來眠妾家。滅燭入門帶星去。看郎一似菖蒲花。最質而古。

分甘餘話卷一 終

分甘餘話卷二

漁洋老人漫筆

真定府臨濟寺唐義玄禪師道場余以康熙丙子過之荒涼頽落闐無一僧今臨濟兒孫滿天下名山大刹開堂領衆者不可勝數而祖庭敗壞如此無一人任興復者余因憶宋僧證悟法師題馬祖殿云寄語江西老古錐任教日炙與風吹兒孫不是無料理要見冰消瓦解時遂題是詩於佛殿之壁今又十三年矣不知竟有擔當此事者否也黃始字靜御吳人有詩云一聲啼鳥半江月才到

兩山天欲明

李文饒牛僧孺君子小人判然也潁濱並稱為豪傑之士而東坡戲為酒令云牛僧孺父子犯罪先斬小畜後斬大畜然則僧孺之人可知矣可與贊皇並稱乎明彭澤王瓊如參商水火之不相能其為邪正亦易見也乃李贄名臣傳列瓊而澤則附見之公議安在

余少時評陳卧子

子龍

湘真詞如香車金犢流連陌

阡轉令人思草頭一點之樂

凡為詩文貴有節制即詞曲亦然正調至秦少游

李易安為極致若柳耆卿則靡矣變調至東坡為極致辛稼軒豪於東坡而不免稍過若劉改之則惡道矣學者不可以不辨

前輩嘗言諸佛經多出六朝唐人文士之筆初亦疑之然觀唐貞觀中令玄奘法師譯諸經有譯經使十餘人又諭有不穩當處隨即改正則所云多出文士之筆良然

漢中府治月臺東南隅有璞石如鼓而方高二尺六寸圍八尺脰間作四獸面有剖露痕審視之真碧玉也門人陳子文

奕禧

益州于役記云制似壘相

傳是楚漢間物未詳

本朝狀元必選書法之優者順治中世祖皇帝
喜歐陽詢書而壬辰狀元鄒忠倚戊戌狀元孫承
恩皆法歐書者也康熙以來上喜二王書而已
未狀元歸允肅壬戌狀元蔡升元庚辰狀元汪繹
皆法黃庭經樂毅論者也惟戊辰進士中工二王
體者首推海寧查昇以其族叔嗣韓兼習五經拔
置鼎甲昇遂抑置二甲丁未進士工書者首棗強
宋師初而不與鼎甲又不與吉士之選終於一令
亦可惜也

宋字
中郎

秦羅敷數字或作紂李西臺書小詞亦作羅紂懶
真子引漢書昌邑王賀妾名羅紂乃嚴延年女孫
然不言敷紂二字何以通用或有博雅者知之俟
考

歸田錄言張僕射飲啖過人晏元獻所食至少近
人亦有相類者孟津王文安公

鐸

在京師諸公欲

乞書輒置酒邀之飲無算爵或烹雞卵數十盛以
巨盞破罇飢蒸餅亦數十枚雜投其中而食之立
盡康熙辛未余貳京江相國張公素存

玉

典會試

每五鼓必秉燭起坐夜則和衣而寢食時或切山

藥極薄煮熟置盃中不過五七片或炒米少許而已

韓慕廬宗伯

葵

嗜煙草及酒康熙戊午與余同典

順天武闈酒杯煙筒不離於手余戲問曰二者乃公熊魚之嗜則知之矣必不得已而去二者何先慕廬俯首思之良久荅曰去酒衆為一笑後余考姚旅露書煙草產呂宋本名淡巴菰以告慕廬慕廬時掌翰林院事教習庶吉士乃命其門人輩賦淡巴菰歌

故友程石臞南海人嗜檳榔官兵部職方郎中一

日早朝余戲占口號贈之云趨朝夜永未渠央聽

鼓應

平

官有底忙行到前門門未啓轎中端坐喫

檳榔聞者皆為絕倒按輿轎見前漢書

康熙乙丑余奉使南海見六榕寺一立佛像皆以珠玉珊瑚瑪瑙琥珀蜜蠟琿渠諸寶莊嚴之已為希有頃聞京師鬻一紫檀坐椅制度精絕亦以珠玉等諸寶為飾一方伯之子欲以百二十金購之德州李庶常文衆棟力止之乃已此真所謂竒技淫巧者也

近科鼎甲三人皆至八座者甚少同時者更少惟

癸丑狀元韓菼第二人王鴻緒第三人徐秉義同時爲八座韓禮部尚書王工部尚書徐吏部侍郎衣冠詫爲盛事 本朝設科已來所未有也歸田錄記首甲三人並登兩府者惟天聖五年一榜此足相匹

六朝人謂文爲筆齊梁間江左有沈詩任筆之語謂沈約之詩任昉之文也然余觀彥昇之詩實勝休文遠甚當時惟玄暉足相匹敵耳休文不足道也

廣平張蓋字覆輿申鳧盟涵光友也常有贈申一

絕句云草澤賢豪盡上書奎章閣外即公車我同漁父因衰老獨有涵光是隱居金陵黃周星九煙明末進士也贈長洲尤悔菴云今朝喜得見尤侗皆直呼其名此以古道自處故以古道待其友非知己之深者不能也俗人且以爲倨傲無禮矣明鹽山王忠肅公朝官太宰滄州馬恭襄公昂官大司馬忠肅在朝每面呼其名此尤古道之不易行者又非詩文之比

有獻古鏡於呂文穆者云可照二百里公曰吾面不過楮子大安用照二百里歐陽公以爲得宰相

之體吾鄉一先達家居子姓偶言及曹縣五色牡丹之奇請移植之荅曰牡丹佳矣然不知能結饅頭否此與呂事相類但其人非耳

一鄉先達在明啓禎初不爲清議所許常訓子孫勿學爲古詩作古詩恐壞人心術或聞之笑曰沈休文始創四聲想當爲君子第一但不知何以處陶淵明

田元均爲三司使厭權貴干請然不欲峻拒每溫言強笑以遣之謂人曰吾爲三司使數年強笑多矣直笑得面似靴皮此歸田錄所載本非佳語而

月泉吟社謝送詩賞劄中有云執事吟髯似戟笑面如靴引用殊不倫矣

傅彤臣

辰

修軀偉貌鬚眉如戟博學強記冠絕一

時常過一友人家友人有女爲狐所祟聞傅至忽語曰傅公正人將來必貴吾去矣果去不復來彤臣辛卯舉鄉試乙未舉會試皆與余同年仕至江西道監察御史

唐三司使不專領財賦鹽鐵之事凡鞠獄以尚書侍郎與御史中丞大理卿爲三司使即明代及本朝之三法司也

韓蘄王岳鄂王皆有背危軍范石湖云燕中謂酒
餅曰危其大將酒餅皆令親隨人負之故號背危
韓岳取其名以名親軍爾

劉麟引衆南侵趙九齡獻策決淮西之水以灌其
營麟聞之遂遁去九齡字次張與龍伯可皆奇士
陳同父作中興列傳特標出之此事見雲麓漫鈔
惜當時不能用也

漢明帝時西域僧迦葉摩騰竺法蘭以白馬馱經
至雒陽處之於鴻臚寺故後世僧所居皆曰寺元
帝被疾求方士漢中送道士王仲都處之於昆明

觀故後世道士所居皆曰觀上見雒陽伽藍記及
石林燕語下見雲麓漫鈔

本朝侍衛皆於冠上帶孔雀翎以目暈之多寡為
品之等級武臣提督及總兵官亦有 賜者後文
臣督撫亦或蒙 賜得之者以為榮袍帽初以紫
貂為貴康熙以來尤貴元狐非閣臣不得 賜尚
書亦有蒙 賜者厥名元狐而色實蒼白也

渭南南氏自大吉逢吉而下衣冠之盛與靈寶之
許餘姚之孫相鼎足若吏部尚書企仲禮部尚書
師仲國子祭酒居仁工部尚書居益其尤著者余

為禮部郎官時與宗伯孫廷鉉鼎甫同舍相得甚
歡一日同人讌集余兩人接坐偶談及前明掌故
吏部劉公戡體仁從旁歎曰大家兒固當不同

余同年張禮部者河南人面黥而好傅粉澤順治

庚子與同年何行人蕤音元英同典廣西鄉試桂林

人為之語曰本是箇畫眉張敞倒做了傅粉何郎

辛丑春余客秦淮適何歸自粵過金陵酒間談此

坐客皆為捧腹絕倒

趙承旨家宋槧前後漢書王大司寇弇州得之陸

水邨完家前有松雪小像後錢牧齋大宗伯以千

趙像錢帖

為是書此多不

見也希見之者

像假世改

二百金購之新安賈人復售於四明謝氏自跋云

此書去我之日殊難為懷李後主去國聽教坊雜

曲揮淚對宮娥一段淒涼景色約略相似此書後

又歸新鄉張司馬坦公康熙中有人攜至京師索

價甚高真定梁蒼岩大司馬酬以五百金不售攜

去後不知歸誰何矣

虞山錢先生跋東都事略述歸熙甫湯若士王損

仲三家刪宋史始末甚詳云熙甫未有成書止別

集有宋史論贊一卷若士閱宋史朱墨塗乙某傳

宜刪某傳宜補某人宜合某傳某某宜附某傳皆

注目錄之下州次部居釐然可觀天啓中損仲起廢籍爲寺丞過余邸舍必商宋史時李九如少卿藏宋宰輔編年錄及王秘閣稱東都事略三百卷損仲從史余傳寫并約購宋李燾續通鑑長編以歲此書今損仲草稿及臨川宋史舊本皆在吳興潘昭度家云云余昔在京師所見即臨川手筆所謂朱墨塗乙者是也余曾鈔其目錄祥符草稿則不可得而見矣又聞吉水劉狀元晉卿上公車祇攜宋史刪本或即臨川本耶

慧持東林慧遠之弟也遊峨眉山於樹中入定宋

三十年前城南朱

鳴隱人捱得一缸

之內坐一人壽有表

族廿歲月蓋世三

百餘年世人皮肉

生似不融言了時

江都令懋圖之

感題令其

時有人見之以聞於上始言始末問今何往答言欲往陳留又一書云明時復有人見之陳留亦入定樹中似是傳會以神其事又宋時或漁於潭得一鴟夷內有一人酣卧初覺問之曰我譚紫霄也宋齊丘竊吾書沈吾水底漁者欲出之曰此間甚適不須出也此亦似傳會之說學仙佛者故欲神其事耳

葉氏習學記言不如黃氏日鈔黃氏日鈔不如龔州先生讀書後

嚴滄浪論詩特拈妙悟二字及所云不涉理路不

阮亭亦滄浪一
如祖孫

落言詮又鏡中之象水中之月羚羊挂角無跡可
尋云云皆發前人未發之秘而常熟馮班詆謀之
不遺餘力如周興來俊臣之流文致士大夫鍛鍊
周內無所不至不謂風雅中乃有此羅織經也昔
胡元瑞作正楊識者非之近吳及修齡作正錢余
在京師亦嘗面規之若馮君雌黃之口又甚於胡
吳輩矣此等謬論爲害於詩教非小明眼人自當
辨之至敢詈滄浪爲一竅不通一字不識則尤似
醉人罵坐聞之唯掩耳走避而已

孟子曰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子貢又聖門
高弟也吳越春秋越絕書言子貢一出而存魯亂
齊亡吳霸越若如所云乃蘇張之前茅耳不惟說
壞子貢亦辱聖門矣

余生平最愛楓葉行吳楚間所見多矣尤愛雪中
楓相淺深相間有如畫圖己丑九月下浣六日未
霜而有微雪大兒凍以石帆亭楓葉十餘片至微
紅可愛輒從枕上賦一詩云秋雨連宵響菊叢石
帆亭畔小池東正衙無夢頒新曆六見池邊楓葉
紅時去十月朔頒曆才四日

順治辛丑春雨中泊舟楓橋寄先兄西樵二絕句

云日暮東塘正落潮孤蓬泊處雨瀟瀟疎鐘夜火
寒山寺又過吳楓第幾橋楓葉蕭條水驛空離居
千里悵難同十年舊約江南夢獨聽寒山半夜鐘
今荏苒五十年矣西樵下世亦已三十餘年回思
往事爲之憮然而歎

今新進士賜讌謂之瓊林讌瓊林宋京城四御苑
之一石林燕語瓊林苑金明池每二月命士庶縱
觀謂之開池歲賜二府從官讌於此進士聞喜讌
亦在焉自明代相沿至今猶唐之題名雁塔也
宋仁宗常問宰執修唐書時何不專命歐陽修又

諭舊唐書不可廢真聖人也

明世宗時議大禮與宋英宗時濮議事體稍異蓋
仁宗養英宗於宮中立爲皇子已久名分久定於
禮毫無可疑故温公之疏曰今上爲仁宗子而稱
濮王爲皇考則置仁宗於何地此萬古不易之論
也世宗未爲孝宗之子又承武宗之後故稍有不
同張孚敬桂萼因得乘間抵隙逢迎以售其說而
躡取大位然楊文忠以下凡得罪者其心不忍負
孝宗皆君子也張桂方獻夫霍韜之徒僥倖干進
志在逢迎皆小人也曩史館開局時諸人尚有紛

紘之論林下退閑偶讀歐陽司馬二公集聊復論之若歐陽公賢者而其議濮事則亦敢於負仁宗者吾終不敢以為是也

昔亡友葉文敏評余蜀道集詩毋論大篇短章每首具有二十分力量所謂師子搏象兔皆用全力者也余深愧其言陳元孝恭尹評余南海集雖不及蜀道之宏放而天然處乃反過之此亦知言文敏又嘗語余兄七言長句他人不能及祇是熟得史記漢書耳

忠武侯討魏通鑑以寇書千古公憤故元人楊奐

詩曰欲起溫公問書法武侯入寇寇誰家余讀通鑑至後唐莊宗欲討偽梁亦以謀入寇書不禁髮指亦題一詩曰一代清流盡喪亡紘干山雀可憐傷溫公書法憑誰問又說河東欲寇梁

余之言亦必老矣將
至通謝玄科在書心
法易至五十六易學三
素方成老矣可
已時初日以心懷
不勝免矣後石早為
且法書何得成

如來會中阿那律多無目而見跋難陀龍無耳而聽殍伽神女非鼻聞香驕梵鉢提異舌知味舜若多神無身覺觸今吾年逾七十有耳而不能聽有目而不能見是見聞二根先去雖欲讀書娛老而亦不能矣古人云聰明智慧殊不再來為之三歎世祖皇帝順治中各省布政使內陞有徑陞侍郎

者或通政使大理卿宗人府府丞康熙中重定品級考布政使外陞巡撫副都御史內陞則太常卿順天府尹間亦遷光祿太僕正卿己丑 特命廷臣薦舉翰林藩臬可任京卿者以江西布政使孟世泰爲鴻臚寺卿廣西布政使李濤爲太常寺少卿江南布政使李法祖爲順天府府丞舊制按察使內陞則大理寺少卿左右通政是外之三品陞內之大四品也布政使陞常少鴻臚府丞則以外之二品陞內之小四品也又與常例不同

余庚午爲副憲值御史內陞外轉之期時于振甲

成龍

莅總憲任甫三日

上在暢春苑有

旨下詢

于公以問余余曰臺規內陞皆論資俸近多越次躐陞徒長奔競無益勸懲今河南道常翼聖有才京畿道梅錡有守而資俸俱深內陞之序當首常次梅則公道明人心服矣明日 旨下常內陞次年梅繼之己卯余爲總憲引見諸御史於 乾清門御史既下殿 上詢余當內陞者余力薦河南道李斯義端慎敏練是日 旨下李內陞余掌都察院一循臺規即一掌道亦必論資俸不敢徇一情面以長奔競余既遷去又不盡然矣

余為御史大夫時漢軍御史郭金城上疏請裁冗員下九卿議遂有欲裁御史數員者余毅然爭之曰國初設都察院御史至六十員後減至四十員及停止巡按之差所存僅二十四員每至巡城監禮侍班等差往往乏人余方欲題增數員豈可反議裁乎都察院非冗散衙門御史非冗散之官斷不可裁如有異同之論余必上疏力爭之衆皆以余言為然事乃已

余門人廣陵宗梅岑名元鼎居東原其詩本才調集風華婉媚自成一家常題吳江顧樵小畫寄余

京師云青山野寺紅楓樹黃草人家白酒籊日暮江南堪畫處數聲漁笛起汀洲余賦絕句報之云東原佳句紅楓樹付與丹青顧愷之把玩居然成兩絕詩中有畫畫中詩顧字樵水亦名士

門人殷彥來寄其亡友夏生任遠遺詩僅一卷中有和余秋柳詩四首頗可誦其秋夜讀九歌云湘皇淚雨滋叢竹山鬼悲風帶女蘿春寒云梨花落地半窓雨柳絮入簾三日風皆晚唐佳句彥來傷其不遇早天為序而傳之友道亦可風也

夏即余門人九敘從子其

妹亦能詩

余在九卿時薦舉人才甚多率不令其人知之故
時有冒竊居功者聞之一笑而已如孟世泰李濤
鞠宸咨莊摺衛台瑞劉元勳之屬蓋不下十餘人
至今屢被遷擢尚有不知者宋蘇魏公云平生薦
舉不知幾何人惟孟安序朝奉歲以雙井茶一甕
相餉古今一也要視其出於公出於私爾聞往昔
薦一人有酬謝不訾者

吾郡揚太宰夢山先生

魏

五言冲古淡泊在高子

業華子潛季孟間如遠道令人愁况近單于壘秋
風入鴈門羽書日三至微微霽景流天壤色俱素

鄉心生塞草世事入秋風風雨樓煩國關山李牧
祠閑將流水引夢與古人居雨響殘秋地城分不
夜天石古苔生徧泉香麝過餘皆逼古作

余平生交友不敢自居於薄在京師遇施愚山沈
繹堂李容齋葉訥菴數公之喪哭必盡哀今人雖
至交指天日盟肺腑及勢分相埒聲名相亞遂忘
夙好而反下石者有之矣可歎也

古德云水鳥樹林皆為說法又云狗子具佛性此
非虛語近耳目聞見如京師某寺之蜘蛛塔安陸
之念佛鳥靖州之聽經鶯皆昭灼在人耳目者新

城北郭真武廟老道士趙雲山戒行清苦每誦經輒有一蛇踞伏其旁久益馴擾雲山歿蛇亦去不見以是推之露柱瓦礫皆可知也

康熙丙子余再以祭告使蜀歸次朝天關土人云某寺有一豕每聞僧徒誦經輒隨其後禮拜誦畢即卧佛座之下性好潔欲溲溺則出往山間皆有常度過者必往看之今尚在

明大梁周藩有一虎衛宮門長齋不噬雖投以豚蹄亦不食也先大父尚書公官汴臬時親見之蜀中瓦屋山有貔貅不食人及牛犬之屬惟食虎豹

口常誦阿彌陀佛山中僧徒以為法護

宋南渡後高宗最重蘇黃詩文筆墨求其子孫官之徐俯師川亦以山谷之甥馴至通顯其詩本江西派也貴後或以書賀之稍及山谷淵源師川荅云涪翁之妙天下君其問諸水濱噫安得此負心之語

治腋氣熱蒸餅一枚擘作兩片糝蜜陀僧一錢許急挾之腋下少睡片時俟冷棄之

北齊竇泰母期而不產有媪教之曰渡河湔裙生子必易從之生泰胡文恭宿詩猶餘仙媪湔裙水

幾見星妃度襪塵

立秋日日未出採楸葉熬膏傳瘡瘍立愈

皮硝入雞腹中煮食消痞

以上方見說楛

瓶瓠盛酒器也大者一石小者五斗亦作鴟夷

紀侯臺在今壽光縣南三十里春秋紀國也耕者常於臺下得一玉磴宋太平興國中鄭州修東岳廟於地中得玉杵曰皆不知何所用之

余作浯溪考成又得唐蔡京鄭谷宋釋惠洪數詩錄為補遺適見清波雜志一條姑錄於此云浯溪中興頌碑自唐至今題詠實繁零陵近雖刊行止

薈萃已入石者未暇廣搜博訪也趙明誠待制妻易安李氏常和張文潛二長句以婦人而廁衆作非深有思致者能之乎李易安詩二篇曩從陳士業宏緒寒夜錄鈔出已入集中忘其出處本周輝也

諸說皆言王介甫與宋次道同為三司判官時次

道出其家藏唐詩百餘編俾介甫選其佳者介甫

使吏鈔錄吏倦於書寫每遇長篇輒削去今所傳

本乃羣牧吏所刪也余觀新刊百家詩選又不盡

然如刪長篇則王建一人入選者凡三卷樂府長

篇悉載何未刊削王右丞韋蘇州十數大家何以

絕台亦不存一字余謂介甫一生好惡拂人之性是選亦然庶幾持平之論爾

順治末社事甚盛京師衣冠人士輻輳之地往來投刺無不稱社盟者後楊給事自西雍建疏言之部

議有禁遂止不行二十年來京師通謁無不用年

家眷三字即醫卜星相亦然有無名子戲為口號

曰也不論醫官道官也不論兩廣四川但通名一

槩年家眷亦可一笑也余所見不隨俗者惟龔尚

書芝麓鼎勞中丞介岩之二公而已

康熙甲辰先兄西樵以中州科場磨勘事自吏部

移法司會中秋合肥龔端毅之門生為置酒呼梨園部奏伎公愀然曰王西樵無妄在請室吾輩可樂飲乎遂罷遣樂人茗粥清談而已古道久廢特書此以勵薄俗

益都孫文定公廷銓為諸生時數有異徵一日天未

明自家赴塾過大街西關街名見一人負簷而立長過

於簷無他徑趨避其怪忽直前摔之文定急奔溪

西鳳山玉皇宮怪物亦涉水隨至文定方皇遽無

計忽自覺身驟長與之相等乃手搏之怪物錯愕

逃去又常讀書家塾有狐夜遺金豆十餘枚後既

貴人稱金豆孫家公順治中歷官吏戶兵三部尚書康熙元年拜相

或貽古鏡一視之乃先太師公故物也背有公自製贊云爾雅曰鑿謂之鏡釋名曰鏡景也言有光景也古之人目短於自見取諸鏡以觀其面夫鏡不設形而能有形故人舉其醜則怨鏡見其醜則善南華經云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逆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無傷吁可以鏡矣讚曰榮兮玉光兮珠其用常明其中常虛左有文曰萬曆甲申年造上為乾卦有小印為象形公名也右一小印曰

桓臺王子廓公字也公故物惟此鏡與端溪小研一光潔如白玉亦有刻字曰王子廓家珍藏端研無銘

秦淮青溪上有張麗華小祠不知何代所建余賦詩二首紀之以存古蹟云璧月依然瓊樹枯玉容猶似憶黃奴過江青蓋無消息寂寞青溪伴小姑臨春樓閣已銷沉遺廟荒涼碧蘚侵惟有青溪鳴咽水至今猶自怨韓擒唐修隋史謂韓擒虎曰韓擒避廟諱也

蜀劍州西郭有小廟祀鄧艾余賦絕句示州人云

申屠曾毀曹瞞廟常侍還焚董卓祠劔閣至今思
伯約蜀巫翻賽棘陽兒明時有官陰平者立一碑
於道左大書曰鄧艾入蜀路見者笑之碎其石今
之立廟得無類是耶

若干二字出古禮鄉射大射數射算云若干純若
干竒若如也干求也言事不定當如此求之又曲
禮問天子之年始服衣若干尺矣漢食貨志顏注
云設數之名也亦曰如干又複姓後周有若干鳳
及右將軍若干惠若音人者反釋名云以國為姓
右癸辛雜識所引極詳輒因或問而備錄之

岑詩山風吹空林颯颯如有人黃庶詩山精水怪
衣薜荔天祿辟邪眠莓苔余游廬山亦得句云薜
荔衣怪樹山風恐行人各寫一時所見而句法相
似然岑亦本古詩羅帷卷舒似有人開意非剽也
古人著述詩文一生心力所寄必有所托以思傳
於後世如白樂天寫集三本一付廬山東林寺一
付蘇州南禪寺一付龍門香山寺陸魯望詩文手
稿盡寘白蓮寺佛像腹中唐求詩草寘大瓢中投
諸岷江之流皆名心未忘故也如來自言四十九
年未曾說著一字乃亦以身後結集屬大迦葉豈

名心亦未盡忘耶頃襄城劉太乙青翰林書來云

欲自作八分書余漁洋蠶尾諸集詩藏於少林代

余謀所託意良厚因述此以報之

水仙之名甚美馮夷為河伯名曰水仙伯牙從成
連之海上作水仙操西湖有水仙王祠陶峴泛三
舟於江湖吳越間號為水仙他如雒妃湘君之屬
皆水仙也乃盜賊如孫恩流毒會稽吳興數郡及
勢窮投海死其黨亦稱為水仙甚可笑也脫清都
仙籍果有此輩正當與趙高李林甫同班爾
治喉閉急症用鴨嘴膽礬研極細以醞醋調灌吐

出膠痰立愈

癸辛雜識云帳帶散用白礬不甚效

癸辛雜識又云熊膽少許用淨水略潤開盡去筋
膜塵土入冰腦一二片如淚痒則加生薑粉些少
以銀筋點眼能去障翳及赤眼最效

同年汪鈍翁小字液仙程石臞小字佛壯劉公戩
每自稱阿戩余在揚州日常有詩寄西樵兄及三
君云佛壯談詩登秘閣液仙趨府算錢刀還思阿
戩歸清潁仕隱無端愧汝曹天寧佛火共淹留千
里驚逢落雁秋何處憑闌望西北暮雲明月滿蕭
樓詩載漁洋前集

坡公作攘雲篇余昔行秦棧中見道左石罅間煙氣如縷頃刻瀾漫山谷已而兩大至行人衣袖中皆雲也始信囊雲非妄

工部郎官有街道廳一差出則二黑鞭前引而一隸肩獨板在馬後汪郎中璽以啓賀其僚友某云雙鞭前導宛兩股之蝦鬚獨板後隨如一條之狗尾聞者無不大笑汪字樊桐仁和人作肅松錄

左良玉自武昌稱兵東下破九江安慶諸屬邑殺掠甚於流賊東林諸公快其以討馬阮爲名而并諱其作賊左幕下有柳敬亭蘇崑生者一善說評

巢谷偶爲二蘇

所識作字史者

區列又獨行傳

中 蘇生叔亭

又 蘇生叔亭

話一善度曲良玉死二人流寓江南一二名卿遺老左袒良王者賦詩張之且爲作傳余曾識柳於金陵試其技與市井之輩無異而所至逢迎恐後預爲設几焚香淪蚡片置壺一杯一比至徑踞右席說評話才一段而止人亦不復強之也愛及屋上之烏憎及儲胥噫亦愚矣

余小時見寶應吳敏道詩一卷頗有佳句僅記其一絕云楊子江頭雨雙橈倚綠蕪愁心將客夢日夜向東吳惜不憶其全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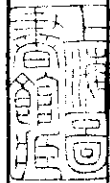
胡元瑞論明人歌行極尊空同而略於大復不知

何聽琴獵圖送徐少叅津市打魚諸篇深得少陵
之髓特以秀色掩之耳胡專舉明月帝京陋矣
明末暨國初歌行約有三派虞山源於杜陵時
與蘇近大樽源於東川叅以大復婁江源於元白
工麗時或過之

分甘餘話卷二

終

分甘餘話卷三



漁洋老人漫筆

濰縣老儒楊青藜字祿客又字石民與安丘故相
劉公憲石

正

老友也相國假歸招之不往荅書略

曰側聞直指程君按部安丘與尊侔並轡入城觀
者莫不駭異閣下能無懼乎閣下之所居與閣下
之所行衆忌之而欲甘心焉者匪朝夕矣乃知進
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竊爲閣下危之某伏處
草澤稍有異聞如龔芝麓之鑄十三級則以蜀雒
分黨也趙韞退之坎壈終身則以避馬未遠也周

櫛園之擬立斬則以報復睚眦也陳百史之無辜
伏法則以爭權競進也其他譌傳尚多事關鴻鉅
有傷國體有干名教諒閣下所必不肯為者愚不
敢輕信而妄言之即此數端亦足以招悔尤而犯
清議矣云云未幾而劉被禍甚烈楊亦霍氏之徐
福云

近無錫秦氏摹宋刻小本九經剗刷最精點畫不
苟聞其版已為大力者負之而趨余曾見宋刻於
倪檢討雁園案許與秦刻方幅正同然青出於藍
而青於藍矣

一富人子家務者
得田百畝身親收
穡見稻麥則田中
之孩皆以為麥可
刈獲矣不知稻麥稔
至乃倒于田而富人
子竟不取租事以
成於實于他氏也亦不
辨一二事其子

陳說岩相國敬說其鄉有兄弟皆為名卿而其孫
愚駭不知書家以中落至持銀椀乞食於市而不
悟銀可易米人家子弟不讀書者可以為戒因書
示子孫輩云

先太師大司馬公嘗刻小本玉壺冰細入毫髮都
穆元敬所著也又文選刪注及趙松雪文集先方
伯贈大司寇公常刻賈侍郎三近滑耀編即文府
滑稽之流又張南湖經詩餘圖譜少游南湖詩餘
合刻二公皆高郵人也今版皆燬於兵燹余所見
者僅此略記其目以示後人

先高祖太僕忠勤公遺墨止有采三殿大木於黔
中時所為祝嘏詞及史論數篇先曾祖大司徒公
著述有炳燭編攝生編百警編皆門生郭文毅明
龍正域為序及諫議疏稿先伯祖大司馬公著述有
皇祖開天玉律并進疏經理牂牁奏議總督宣大
奏議大半載陳大樽子龍經世八編而混入太倉王
少司馬思質子疏數篇弇州先生父也舛譌當改
正本兵及署太宰奏議無專刻今邑誌略載數篇
先祖方伯贈大司寇公著述羣芳譜最著康熙四
十六年 特旨命翰林官汪灝張逸少等四人續

廣之又

御製序文冠諸編首餘如剪桐載筆操

觚勦說心賞編日省錄救荒成法舉業津梁等凡

十餘種先伯父侍御公著述有隴首集先兄吏部

西樵有然脂集二百卷十笏草堂集西湖竹枝三

舟倡和詞

與宋荔裳琬曹顧菴爾堪

廣陵倡和詞

與陳其年維崧等

先仲兄

禮吉有抱山堂集先叔兄叔子有古鉢集皆已刻

梓又從叔祖郡丞定宇公迂園集少司馬立宇公

西臺奏議巡撫奏議吏部季木公問山亭集齊音

李杜詩評大寧令用晦有鶴隱集從伯文玉籠鷲

館集余嘗欲錄其簡要合為一編藏之家孰奔走

四一卒卒未暇今老矣未必能終踐此志聊志其
目存之家乘云

近歲御史以骨鯁著聞者二人宜興任弘嘉丹陽
荆元實一日上命閣臣集九卿科道問一總漕
才品治狀衆相顧未發任從末班抗聲曰某貪酷
暴橫無一善狀內閣授筆札持以入告總漕者隨
罷黜公論快之任內陞通叅謝病歸荆封事十餘
上皆勁直有聲於時忽引疾乞歸時余初代匱總
憲力挽留之不得竟歿於天津舟中可惜也
旗下滿洲人准鄉會試自順治壬辰科始康熙中

停止數科後復舊遂行至今然其例先後不同順
治中滿人漢人分爲二榜壬辰滿狀元麻勒吉漢
狀元鄒忠倚乙未滿狀元圖爾宸漢狀元史大成
康熙庚戌科以後則滿漢人同一榜皆試漢文矣
麻官至江南江西總督刑部侍郎圖官至陝西巡
撫工部侍郎

春秋郚班食於郚門因爲郚氏按郚今吾邑東時
水也水經注時水自西安城西南分爲二枝津別
出西流德會水注之郚水即時水左傳齊晉盟於
郚即濟相璠曰今臨淄唯有澆水西流入沛字地理

四靈各據其音
短耳預為穢材
極矣既亭信極力
讓神初學修操
女三子經

志。彫如聲相似。澆水即如水。蓋以澆與時合得。通稱矣。漢功臣表。宣曲侯彫為鬼薪。彫輕刑也。音奈。按彫。班宋人。彫門當是宋地。非彫水矣。

曹東畝論詩曰。四靈詩如啖玉腴。雖爽不飽。江西詩如百寶頭羹。充口適腹。余謂此齊人管晏之見耳。四靈如穢材。窘於方幅。江西以山谷為初祖。然東坡云。魯直詩如啖江瑶柱。多食則發風氣。

唐大曆十才子傳。聞不一。江鄰幾所志。乃盧綸。錢起。郎士元。司空曙。李益。李端。李嘉祐。皇甫曾。耿漳。苗發。吉中孚。共十一人。或又云。有夏侯審。按發。審

詩名不甚著。未可與諸子頡頏。且皇甫兄弟齊名。不應有曾而無冉。又韓翃同時盛名。而亦不之及。皆不可解。

近科以來。海內名士登第無遺。惟武林吳寶厓際廣陵殷彥來慶尚困場屋。時論惜之。余乙酉冬賦

二詩寄寶厓。宋牧仲家宰見之。即延致於家。盛為推挽。彥來時客閩中。余亦有書寄之。其略云。頃江浙間獻詩。行在蒙被。知遇者多有。何吾彥來

竟爾寂寂也。又一書云。比來釋屣立致青雲者。何限。而彥來之才望。一鄉舉不啻千佛名經天之厄。

才如此知復何意雖然遇合有時如二君者正將捉鼻憾不免耳

昔人或以堯舜為謚人多疑其說劉原父五十謚法一篇又云神化無方曰尼耄期稱道曰聃卮言日出曰周然則周公孔子及老子皆以謚稱乎較堯舜之說尤穿鑿而妄矣且歷代以來亦曾有謚堯舜周尼聃者否原父最為博雅此說乃無稽恐誤學者故辯之

耿道見字隱之東郡人能古文常作真止和尚塔銘云和尚初名幻修號雁汭晚更字真止本儒家

二十後喜讀西方書於楞嚴圓覺多所證入崇禎甲申衣居士服叅訪南來住武林久之住金陵與其賢士大夫游顧性好栖逸古寺飯名僧乙酉年二十九矣始薙髮緇衣蔬食手鈔大藏經盈尺許與金山鐵舟和尚最厚善順治十年癸巳十一月二十八日示化於金陵三山街市中庚子七月所謂賢士大夫者與鐵公醪金錢禮請牛首老禪以慈齋薦之於潮音菴厝於安德門外青龍菴西竹柏間或曰和尚之高祖洎父曾仕正德天崇間世著節有聞於時和尚亦以進士起家歷南北部

曹京卿余顧未詳其世次云

楓牕小牘載東坡一帖云足疾用葳靈仙牛膝二

味為細末蜜丸空心服又云葳靈仙難得真者必味極苦而色紫黑如胡黃連之狀且脆而不韌折之

有細塵起向明視之斷處有黑白暈俗謂之鸚鵡眼此方有奇驗凡腫痛拘攣皆可

愈久服有走及奔馬之效二物當等分酒及熟水

皆可下獨忌茶耳如犯之不復有效當收槐芽阜

角芽之極嫩者如造草茶法貯之以代茗飲

臺灣物產多異中土按東郡太守孫湘南元衡赤

嵌集所錄有波羅蜜狀如米頂中分十數房似蓮瓣抱生其色黃其味甘房各一實煮食似栗鳳梨

通體成章抱幹而生葉自頂出森若鳳尾其色淡黃香果花有鬚無瓣色白其實中空內如蠟丸羨子俗曰番蒜或作

樣其種云佛國所傳刺桐花色紅如火號刺桐城番茉莉花千層大如菊鐵樹花狀如竹絲燈籠

廣張千瓣辦各一花蝴蝶花樹葉叢生如帶潤五寸許旁生方筵著花高五尺許花色純紫在法華寺亦曇花

西方午時梅色紅午開子落紅繡毬黃美人蕉迎年菊與秋

花無異惟紫色石榴花臘月開新婦啼魚名狀本鮮肥熟則拳縮飛籍魚傳是沙燕

一種開歷冬春以待則結陣飛入舟中如龍形無牙爪冬日雙躍灘上以之入藥功倍海馬產澎湖澳鸚哥魚鳥喙紅色周身皆綠翠蟬色如翠羽海龍鬚

吳天章雯過真定賦詩云鎮州荷花一萬柄正對

城門是酒家下馬當壚更斟酌醉臨明鏡看吳娃

風格殆不減楊廉夫余與海內論詩五十餘年高

才不乏然得髓者終屬天章也

唐府城西長壽菴離六堂側池上有石一株云
產七星岩其色黃如蒸栗瑩潤如蜜蠟琥珀稍有
皴紋高可三四尺真竒物也從來太湖石以供園
林假山之用靈璧石英德石可作研山懸磬端溪
石作研材青田石作印章邇來福州壽山石五色
具備而堅細瑩潤不減凍石以開採太酷石脉遂
竭土人以芙蓉山石亦福州山名代之以誑鬻者然色與
質皆劣價亦頓減矣吾鄉章丘南山岩洞忽出石
色正綠如翠羽之可愛長有徑二三尺許者峰巒
聳峭坡陀迤邐水道分明置之盆盎信是竒觀惜

不數年以開採過當石脉亦竭今亦不易得矣
明詩人多有早慧而年不得四十者如高季迪何
仲默徐昌穀鄭繼之高子業數公卓爾不可及矣
薛君采王舜耕孫太初殷近夫梁公實宗子相次
之至陳后岡董中峰常明卿之屬汗血方新而筋
骨未就秀而不實殊可惜也

門人陳子文奕禧號香泉海寧望族其家簪笏滿
牀子文獨以詩歌書法著名當世其書專法晉人
於秦漢唐宋以來金石文字收弄尤富皆爲題跋
辯米元章黃伯思一流人也康熙庚辰以戶部

郎分司大通橋一日東宮舟行往通州特
召之登舟命書絹素且示以睿製盛京諸詩
賜玻璃筆筒一後亦召至大內南書房
賜御書甲申出知石阡府戊子補任南安江西
巡撫郎中丞重其名求書其先世碑誌而子文忽
以病卒官妙蹟永絕清詩零落所藏金石文字不
知能完好如故否其子世泰以書名世其家必能
藏弄不至散佚生平與蒲阪吳天章雲最善今先
後下世矣悲夫

康熙己未開明史館其後總裁及纂修官遷轉病
假不一屢易其人最後乃增孝感相國熊公青嶽
賜履未幾熊以老病乞歸允解閣務令居京師以
備顧問久之復求歸田允之遂自進明史若
干卷命付內閣叅詳其書熊自撰進即同為總
裁數公亦不得而見之也內閣叅詳覆旨云何
余甲申冬歸田無從而知矣

三百篇經學也
未便以後人
信之

燕燕之詩許彥周以為可泣鬼神合本事觀之家
國興亡之感傷逝懷舊之情盡在阿堵中黍離麥
秀未足喻其悲也宜為萬古送別詩之祖
余謂古今冤獄首漢淮陰次則明傅穎公耳康

熙子被命祭告西嶽道出井陘有詩云少日
紛多慨龍門太史書劫殘秦復趙齒冷耳兼餘詎
有無雙士而師李左車到頭鐘室恨功狗竟何如
又甲子奉命祭告南海過定遠弔傅公云躍馬
千山外呼鷹百戰場平蕪何莽蒼俱上聲雲氣忽飛揚
寂寂通侯里沈沈大澤鄉潁川湯沐盡空羨夥頤
王蓋陳涉亦產此地故結句云然昔人云秦少恩
哉吾於漢明二祖亦云若宋文帝之殺檀道濟北
齊高洋之殺斛律光宋高宗之殺岳忠武明世宗
之殺夏言曾銑又各有斷案爰書也

阮亭生稿卷九

曹頌嘉禾祭酒常語余曰杜李韓蘇四家歌行千
古絕調然語句時有利鈍先生長句乃句句用意
無瑕可攻擬之前人殆無不及余曰惟句句作意
此其所以不及前人也四公之詩如萬斛泉源不
擇地而出行乎其所不得行止乎其所不得不
止余詩如鑑湖一曲若放翁遺山已下或庶幾耳
樂府江陵去揚州三千三百里已行一千三所有
二千在愈俚愈妙然讀之未有不失笑者余因憶
再使西蜀時北歸次新都夜宿聞諸僕偶語曰今
日此家所餘道路無幾矣當酌酒相賀也一人問

所必幾何荅曰已行四十里所餘不過五千九百
六十里耳余不覺失笑而復悵然有越鄉之悲此
語雖謔乃得樂府之意已丑十一月十八日對雪
讀古樂府偶書

涇陽李杞

瞻念

汴梁竹枝詞云紅油車子賣蒸羊

啓蓋風吹一道香余見之笑曰信陵賓客東京夢
華古今來應有多少感槩而顧朶頤紅油車子之
蒸羊此正呂頤浩所云措大知甚好惡者耶

門人周雪客在浚櫟園先生長子也有汴梁懷古
詩云七朝享盡昇平福冷雨淒風歎靖康又有孫

吳天發神識碑歌頗奇偉即所謂國碑者在義
興國山

同年吳侍讀默岩

對國

在儀真常書許彥周詩話老

牡丹青引一洗萬古凡馬空坡公觀吳道子畫壁
詩筆所未到氣已吞惟二公之詩各可以當之而
舉余少作周文矩莊子說劍圖詩使筆如劍劍氣
出之句以為唯余詩足以當之今五十年矣默岩

墓有宿草其姪曷辛未會試余從落卷中得之拔

置第八名廷對鼎甲第二人及第與默岩科名正

司子以侍讀督湖廣學政卒官亦略與默岩同

古詩有佳處
或言或下亦各以
所見以為說

長川郊外第堂
宿唐人得解自
三一案當一老
不許李昌谷今

心與身未嘗有

也

東坡謂柳柳州詩在陶彭澤下韋蘇州上此言誤
矣余更其語曰韋詩在陶彭澤下柳柳州上余昔
在揚州作論詩絕句有云風懷澄澹推韋柳佳句
多從五字求解識無聲絃指妙柳州那得並蘇州
又常謂陶如佛語韋如菩薩語王右丞如祖師語
也

宗室玉池生又號紅蘭主人常刻郊島詩名寒瘦
集以天潢之貴而嗜好如此亦奇人也又宗室東
臯主人者攻詩最久有東臯集今俱下世矣

許彥周謂張籍王建樂府宮詞皆傑出所不能追
蹤李杜者氣不勝耳余以為非也正坐格不高耳
不但李杜盛唐諸詩人所以超出初唐中晚者只
是格韻高妙

康熙己丑靈雨竟歲屋漏牀牀偶見曦景則舉酒
相賀十一月十八夜始得微雪曉起即晴著屐過
石帆亭憶蕭亭方卧病山中賦一詩寄懷云愁霖
昧昏旦歲律俄已窮今晨喜初霽草木開春容一
徑入雪竹半嶺聞風松紛吾懷故人卧病西南峰
愛之不可見側身欲相從綠萼破輕素玉茗舒新

吾聞唐亭之名何以不雅馴雖多可解
墊巾二字余特乞
其俗矣至吳州以
飾市夜乃存焉以
海仙多不氣不海仙
二字何以便不俗

紅何時散花室敷坐談真空

中牟縣南門外有南湖湖中有蒲盧亭余以丙子使秦蜀歸過之惜其名不雅馴以邑名士張林宗民常飲酒賦詩於此改名墊巾題一詩云南郭孤亭野水濱菰蒲獵獵水鱗鱗林宗未遠風流在不愧亭名是墊巾

柳塘外集二卷宋廬山僧無文道璨詩也頗有江西宗法江都張印宣師孔遊開先於佛藏中鈔得之刊以行世問序於余老嬾未報姑記於此

古人贈答有通篇用事切其人姓氏者雖非詩家

所貴亦不易也憶昔毘陵鄒訥士吳與沈鳳于

爾有贈余長律及長短句皆通篇用王氏事組織甚工惜不能記憶矣

余少時喜作長短句詠楊花云陌上樓前消得香

閨幾日憐又云欲問三生絕可憐又化浮萍去

輞川本宋之問別業而千古專屬摩詰者以之問

之名辱山水也滄浪亭後屬章惇而千古專屬蘇

子美者以惇之名辱山水也

唐人拗體律詩有二種其一蒼莽歷落中自成音

節如老杜城尖徑仄旌旆愁獨立縹緲之飛樓諸

篇是也其一單句拗第幾字則偶句亦拗第幾字抑揚抗墜讀之如一片宮商如許渾之溪雲初起日沈閣山雨欲來風滿樓趙嘏之湘潭雲盡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來是也

元初西僧發會稽六陵事亘古未聞唐林二義士冬青引諸篇沈痛過於黍離麥秀載於宋遺民錄輟耕錄者與其人俱不朽矣近偶閱李材解醒語記諸髡發陵所得寶器錄之徽宗陵走花鳥玉筆箱又銅涼撥繡管高宗陵珍珠戲馬鞍嶺南劉銀進太祖者光宗陵交加百齒梳香骨案理宗陵伏虎枕七寶和成伏虎之狀

穿雲琴

金貓睛為徽龍肝石為軫唐宮故物

度宗陵五色藤盤影魚黃瓊

扇柄其餘不可盡舉

沂水縣有花之寺不解其義張杞園問之土人云以寺門多花卉而徑路窈折如之字形故以為名周侍郎櫟園詩月明蕭寺夢花之其長子在浚有花之詞一卷

門人湯西厓

右仁和人少

以詩名書法適媚似東

坡以禮科給事中提督河南學政作誓詞告天甚苦居官三載不名一錢此近日廉吏之尤著者不可沒也在京師日以黔遊詩屬余論定惜東歸匆

匆遂失其本與吳雯天章王戩孟穀皆布衣至交也今爲右通政

余昔爲禮部郎時同官吳興沈郎中雲中式令內江

岳員外石齋貞以事闕於堂諸君解之不可得余

後至笑曰僕魯仲連先生鄉人也欲吟一詩爲二

兄解紛可乎因吟曰長槍大劍日紛紛誰識毛錐

亦策勲今日東陽逢瘦沈公然來撼岳家軍諸君

皆一笑而罷

偶感韓翃君平事作一絕句云寒食東風散蠟時

姓名早被九重知如何白首依戎幕剛遣兒童笑

惡詩

古琴銘山虛水深萬籟蕭蕭四句新建陳士業述

之於寒夜錄乃姚寬西溪叢語所載洛中董氏家

藏雷琴也

王槩字安節金陵人方龠山文之女夫也工詩畫

常見其題山水小幅一絕云湖干路僻無車馬葭

菼蒼蒼冷到天長日接羅幃不著草堂閑對鷺鷥

眠

看煞二字有兩出處世說看煞衛玠東坡歸自海

外在毘陵舟中兩岸聚觀者不下千萬人坡笑語

座客曰莫看煞軾否余過梁溪詩云買得蜻蛉小
如葉推蓬看煞九龍山九龍即惠山也

德州羅酒擅名京師清冽在滄酒之上余自甲申

歸田謝郎中方山重輝屢致家釀已丑冬雪後先以

詩來云黃流初壓室氤氳親貯陶甌遠寄君非向

故人誇酒旨醉鄉風味欲平分余以二詩報謝云

白家烏帽重屏裏初試紅泥小火爐恰是陵州酒

船到不愁風雪壓屠麻酒車冒雪遠衝泥尺素殷

勤謝傅題一樹山茶紅破蕊花前催進玉東西

長洲文點衡山裔孫畫有家法常爲鄢陵梁曰緝

熙作江村讀書圖汪茗文琬題詩云鄢陵野色平

如掌也有江南此景無余見之曰吳子乃爾輕薄

耶茗文笑曰子勿多言行且及子乃賦一絕云髣

髴春江綠樹陰幾回掩卷幾沈吟江南與汝干何

事賦得愁心爾許深以余詩有江花江鳥不相識

寫向丹青俱眼明之句云余又題茗文讀書圖云

朱門鼎鼎厭梁肉忍饑誦經無此人娜如山中好

泉石他年真作孟家鄰娜如即雅宜山也

昔在郎署時與劉公猷汪茗文董玉虬梁曰緝程

周量輩無旬日不過從倡和吳江計孝廉甫草

東

亦與焉公融自刑部改吏部郎中例應關防一日
甫草詣之闈者拒弗爲通甫草退而獻詩云隔牆
空望馬纓花公融寓邸有夜合一株最高大花時
常集飲於此故云長安傳以爲笑

西溪叢語云人參許氏說文作人葠扁鵲云有毒
或生邯鄲三月生葉小花核黑莖有毛九月採根
有頭足形面目如人春秋運斗樞曰搖光星散爲
人參廢江淮山澤之利搖光不明人參不生禮斗
威儀云君乘木而王有人參生廣雅云參地精人
參也梁書阮孝緒母需人參舊傳鍾山所出有鹿

引之鹿滅得此草異苑與廣五行記皆云地下有
呼聲掘之得人參如人形四體備具其聲遂絕

參譜

漢樊噲傳從攻項羽屠煮棗晉灼曰地理志無今
清河有煮棗城功臣表有煮棗侯顏師古曰既云
攻項羽屠煮棗則其地當在大河之南非清河之
城明矣姚寬曰考後漢地理志濟陰郡冤句有煮
棗城正大河之南也可以補漢史之闕頃偶徵縣
以棗名者有棗強棗陽酸棗煮棗等而未詳其處
讀西溪叢語頗詳晰錄之

韋集向所見諸本皆稱韋蘇州昔奉使公路浦常
向門人張弼力臣借書得舊版韋集籤題獨稱韋
江州平生僅見此本惜不記其序出何人及鋟刻
年月郡邑矣

陳子文

奕禧

初丞安邑夢至一山寺殿廡像設極宏

麗顧見西北隅下臨城堞有園圃新作一亭尚未
覆瓦傍有人指示曰此君終身歸宿處也後三十
年累官知南安府一日遊東山寺殿廡像設宛如
夢中所見方心異之忽顧西北林木缺處下有園
圃中作一亭將成尚未覆瓦問之則府署後圃子

文重建宋守李彛庚綠陰亭也益異而心惡之歸

遂寢疾不起

初子文得南安寄余書曰郡圃有宋人綠陰亭址暇當
重葺之退食則吟詩作字於此亭將成而歿竟未得一

日居也

漢梅福傳人有見之會稽者變姓名為吳門市卒
或云吳門乃洪州今有鎮名吳門然總非蘇州也
宣室有二殷宣室在朝歌淮南子武王破紂殺之
於宣室殷宮名也音如宣帝宣王之宣漢未央前
殿有溫室宣室音如負暄之暄見集韻名同而音
異

吾郡李文叔格非閨秀清照之父元祐君子也其

集不傳傳者僅洛陽六日記一卷可略見其梗槩
此外遺文數篇雜見說部余已錄之以存文獻近
從楓牕小牘又得元祐六年七月哲宗幸太學宰
執侍從呂大防蘇頌韓忠彥蘇轍馮京王岩叟范
百祿梁燾劉奉世范純禮孔武仲顧臨等三十六
人紀事倡和詩序一碑雅潔是元祐作者風氣文
多不錄他日或續郡志不可遺此文

呂紀梅花雙鶴一幅最高雅己丑歲除題一詩於
左方云嫩寒春曉遊人少繫艇孤山籬落間想見
西湖林處士妻梅子鶴一生閑紀四明人字廷振

與林良先後以花卉翎毛得名二人俱官錦衣衛
指揮名見圖繪寶鑑

新安畫派多以漸江為宗門人程友聲鳴獨遠宗
董巨嘗為余作夫子亭圖及綠楊城郭是揚州之
句皆得古人六法三昧

黃研旅又以出塞度嶺二圖索題為賦三絕句云

戍樓吹角度渝關回首孤城海氣環下馬戰場須

痛飲朔雲飛雪十三山右出塞曾詢衣鉢問南華身到

曹溪六祖家今日披圖猶髣髴越王修竹佛桑花

荔子初紅江水長鷓鴣鳴處到蠻鄉嶺南耆舊凋

零盡誰與斑駁送陸郎

右

游宦紀聞云白衣爲油污石膏火煨研細搽汚處以重物壓之過夜即如初或新石灰亦佳

沈存中云楚詞些字即梵語薩婆訶三字之合也取新蘿蔔自然汁入龍腦少許治偏頭痛竒効左痛則仰灌右鼻孔右痛反是皆痛則並灌之宋禁中方也

律詩貴工於發端承接二句尤貴得勢如懶殘履衡岳之石旋轉而下此非有伯昏無人之氣者不能也如萬壑樹叅天千山響杜鵑下即云山中一

夜雨樹杪百重泉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下云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古戍落黃葉浩然離故關下云高風漢陽渡初日郢門山錦瑟怨遙夜遶絃風雨哀下云孤燈聞楚角殘月下章臺此皆轉石萬仞手也

古來改官制官名者有三皆亂朝也一王莽二周天元三武曩莽世盡改郡縣名尤無謂

唐彥猷詢硯譜以青州黑山紅絲硯爲第一且云資質潤美發墨久爲水所浸漬即有膏液出焉此石之至靈者非他石可與較故列之於首按黑山

在益都西鄉顏神鎮八走子和美作採黑山石琢
硯二枚相寄雖發墨而甚損筆且石理麤硬非端
溪比也彥猷所云不知何據昔人品果以綠李為
第一居荔枝之上亦此類也

江神識山谷書扇事世傳以為異又有一事頗類
此沈遼睿達存中之姪善書舟過富池吳將軍甘
寧廟遇風遙禱於神風止泊岸乃作贊手書之留
廟中後為好事者取去郡守夢神告之追獲而還
之廟然則興霸亦嗜書也

王氏農書吾鄉前輩所撰今傳於世宋時有鄧御

夫者字從義隱居不仕作農曆百二十卷較齊民
要術尤詳濟守王子韶上之於朝其書不傳濟上
人亦無知者僅墨莊漫錄載其名字惜哉

名勝志太原府城內有巨鐵常露其頂掘之則深
入不出曰鐵母今有鑛鐵祠西樵游并州題詩云
塊爾留其質蕭然覆古苔氣應干象緯地已絕塵
埃知有藏鋒用無勞大冶開風胡今已遠珍重寶
刀材

閩中紙織畫山水花卉翎毛皆工設色亦佳或言
近日始剏為之余按習子日札嘉靖中没入嚴嵩

家貲有刻絲衲紗紙紙畫之名則其來久矣
江淮間近又有漆畫渲染花鳥意態如生人工之
巧可謂愈出愈奇矣余兒沔頃遊揚州於門人程
聖歧哲齋中見之

康熙庚午御史上疏請修本朝國史上命士
禎爲副總裁然提調所行文移有不可通者如各
鹽差關差例行戶部轉行各差查取舊案而必言
太祖太宗朝擋案云云當時龍飛遼左尚
未一統安得有各直省鹽關等差屢爲言之終不
易也

劉公子節之

和孔

詩云少陵詩竭情右軍書起媚譬

如今雅琴乃是古鄭衛此語固頗高何以處衰季
多巧傷元化僞古愈堪畏強擬皇娥篇勦取响嘯
字不如求真至辛澹皆可味旨哉言乎

胡元瑞論歌行自李杜高岑王李而下頗知留眼
宋人然於蘇黃妙處尚未窺見堂奧在嘉隆後可
稱具眼

典午人以放誕相尚即女子亦然王渾妻鍾語渾
曰使新婦得配叅軍生兒當不啻如此叅軍渾弟
倫也然當時京陵東海之去並稱鍾郝殊可笑

分甘餘話卷三

分甘餘話卷四

漁洋老人漫筆

余門人朱書字綠宿松人攻苦力學獨爲古文癸未登第改翰林庶吉士未授職卒常爲余作御書堂記二篇錄之以存其人今文士中不易得也御書帶經堂記

古書契未立天地民物之常理燦然上下間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備之於身以成理萬物無經之名而莫非經也至孔子不得位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而後世奉之爲六經蓋措之

於身則其事精而天_一之_一以爲治筆之於書則其義詳而萬世繇之以爲學其道一而已矣新城王公爲御史大夫時御書帶經堂額大字頒賜朝士榮之公侈君賜旣揭於所居之堂而命書記之帶經之說昉於漢御史大夫兒寬少貧常帶經而鉏公生華胄弱冠掇高科歷顯仕四十餘年矣知遇之隆近古未有與夫顛顛賤貧之士齊身都養賃作間勵不廢經者相去甚遠寬雖能使酷吏如張湯知鄉學雄才大略如漢武與語經學而悅其得力於經有大過人者公文章衣被天下

因公而知嚮學者皆是也佐佑文治不但悅所語而欲使天下振興經教以祛邪慝又未嘗不存於心求見諸行事然則公之於經固將與天下法之由之而何帶之與有於乎經之荒亦已久矣以寬生平力學不過采儒術文封禪邀明堂一觴而止經之用顧若是與孔子之聖攝相三月斷斷焉不能使魯爲東周僅與其徒退而講遺經於洙泗之濱傳之其人而已於寬又何責焉方寬之爲御史大夫也委曲遷就以從人主之好位盛貴極儻回思褻鉏之餘豈不曰_一者御史大夫之尊殆不

若鄉者都養賃作得游一卷之書之爲樂哉
公以天下萬世所繫賴之身受六經之托著書滿
家望風求教於門下者不可數計名斯堂也其將
禮耕義種與天下治人情之田乎抑良農能稼而
不能穡藏之名山待其人乎朱子之詩曰面似凍
梨頭似雪後生誰與屬遺經公其念經之久荒而
與吾徒鉏治之則當何如也書固荷鉏之田夫也
幸得從公游故記公堂而卒以鉏田之說進
御書信古齋記

尊彝鼎俎陶冶之器篆籀八分隸楷行草之書設

色淡墨之畫今皆去古遠甚彌古則彌佳而惟人
心之同然無古今一也列子曰天下治亂古猶今
也五情苦樂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此亦
足見古今之大凡而所言猶淺至周子則曰德配
天地古之極也是言也其至矣乎是故莫古於人
心之同然而夏商周恃之以復漢唐宋明之所不
及者恃之以興即舉世不足道古而此心卓乎立
於天地之間期於德與之配而後止則區區元會
運世之迹爲同爲異亦旦暮而已矣大司寇新城
王公以信古名其齋請得御書以賜而命

書記之蓋亦願學孔子也夫孔子以信古自居而又嘗以漸不及見史之闕文為憾坤乾之義夏時之等終無改於從周然則其於古宜有未之盡信者乃千百世後可信者必曰孔子豈非德配天地古之極者與公莅民而事治敷教而文變掌憲而紀肅祥刑而德洽上信於朝廷中信於卿大夫下信於遠近來游之學者與承風之民亦可以信今而傳後矣而猶不自信也以信古名其齋夫有所宜於古必有所戾於今自三代以降其間時俗凡幾更制度凡幾變嚶嚶然欲以求返於古其孰

從而信之抑知變更者時而有不與時為變更者雖歷千百世而如相見于一堂矧今時際休明學皆師古鄒魯之道與濂洛關閩之學若日月照而江河流人自不深信以求之而猥云古道之淪其可哉由此以觀公之信於古者亦得夫人心之同然而深契夫願學之旨也夫天下人心之所同然者非以為闔然媚於世之具而古道在我有默契焉然則公之信於古與人之所信于公者初無或異而千百世以後之信公者抑又可知矣

徐昌穀少年詩所傳
如文章江左家家玉煙

月揚州樹樹花與_一杜曲梨花杯上雪灞陵

芳草夢中煙伯仲之間耳較之自定迪功集不啻

霄壤微空同師資之功不能超凡入聖如此

新安羅醫治痔方用稀熬燒酒七斤南荆芥穗四

兩槐豆五錢搗爛煎沸五次空心任意服甚效

吾縣前輩鄭簡菴_獨先生明萬曆間舉人仕為山

西僉事常著新城舊事一書其自序曰舊事逸史

也考古以舊事名者秦漢以來舊事十卷漢魏吳

蜀舊事八卷晉宋舊事一百三十五卷晉東宮舊

事十卷天正舊事三卷梁舊事三十卷前輩之留

心舊事若此南燕主登營丘問晏謨以齊之山川

丘陵謨歷對詳辨畫地成圖則雲山煙樹都堪記

憶也王武子孫子荆各言其地人物之美王云其

人廉且貞孫云其人磊砢而英多則文人才士首

應撰述也漢太上作新豐并移舊社士女老幼相

攜路首各知其室放雞犬於通途亦競識其家則

鄉亭宮館盡入描摹也沛公過沛置酒悉召父老

諸母故人道舊故為笑樂則酒瓢羹盃可供談詠

也郭璞注爾雅陸佃作埤雅釋魚釋鳥讀之令人

作濠濮間想覺鳥獸自來親人也余竊放此

意編纂兩年爲新坊。若干卷風土人物大略具此矣。邑幅員小故實尠而文獻甲於六郡。肇吾邑者爲張元帥貴字國寶當金季豪傑並起貴保聚驛臺以至建縣迄今鬱爲名邑則元帥固邑之開山主而記所謂能扞大患有功於民元帥其人也。元帥祖瑩在邑異隅以施地建學遷瑩于家堤今墓表傾埋余洗而讀之乃知元帥兄榮字國昌與濟南張榮字世輝自是兩人保濟南者爲元帥榮保新城者爲元帥貴貴兄榮以山東行省叅議棄官歸隱立父忠墓表劉贊之又甚晰若誤爲一

人則國寶之功湮矣。此創邑有功之先賢余故特書之。或病邑建在元不妨遠引以示博雅。余曰不然。邑名自近地自古戲馬則周臺也安平則漢縣也。系水見於水經曾照秦時之明月乾時書於隋筆兒孫漢代之關河又何借爲。况一時之文獻甲六郡知異日之古蹟甲千秋也。則編新城異時之舊事應有一百三十五卷時乎。

唐張繼楓橋夜泊詩前人以夜半鐘聲爲疑老學菴筆記引皇甫冉半夜隔山鐘于鄴詩遠鐘來半夜以爲唐時僧寺也。夜鐘不必姑蘇也。墨莊

云今平江城中自仁寺半夜鳴鐘諸寺乃

以次而鳴迨今如此蓋自唐而然據此則夜半鐘是姑蘇故事務觀亦未之考也

海鹽胡震亨孝轅輯唐詩統籤自甲迄癸凡千餘卷卷帙浩汗久未版行余僅見其癸籤一部耳康熙四十四年上命購其全書令織造府兼理鹽課通政使曹寅鳩工刻於廣陵胡氏遺書幸不泯沒然版藏內府人間亦無從而見之也

崑山徐氏所刻經解多秘本彷彿宋槧本卷帙亦多聞其版亦收貯內府

妬婦津在臨濟相傳武后不敢渡別取道以避之先兄西樵有詩云解使金輪開道邇斯人何減駱賓王妬婦之神劉伯玉妻也

門人殷彥來慶書至云劉原父貢父公是公非集

吳下藏書家有之許借鈔錄又新安族人攜一書目有漢上題襟集蘇叔黨斜川集客臘轉售吳興賈人今績溪胡氏寧國許氏尚有藏本當多方購覓傳寫今夢寐以之聊記其語以俟他日機緣若何耳

或問不著一字盡字之說答曰太白詩牛渚

西江夜青天無片雲
望秋月空憶謝將軍
余亦能高詠斯人不可聞
明朝挂帆去楓葉落紛紛
襄陽詩社席幾千里
名山都未逢
泊舟潯陽郭始見香爐峰
常讀遠公傳
永懷塵外蹤
東林不可見日暮空聞鐘
詩至此色相俱空
政如羚羊挂角無跡可求
書家所謂逸品是也

慈谿姜編修西溟

英

文章豪邁有奇氣

本朝古

文一作手也其論文自唐虞三代以來盛於六經衰於左氏而再盛於戰國蓋以左氏多迂闊不似國策之縱橫持論太高故世多河漢其言西溟先

以諸生入史局分修明史刑法志
陞言廷杖詔獄東廠緹騎之害淋漓痛切不減司馬
長後以科場事連染竟病卒於請室
余時為刑部尚書惟太息而已

芝有五色然紫多吉祥白多反是
先曾祖大司徒公第萬曆中梁上生紫芝
其年先祖方伯贈大司空
寇公登第康熙甲申余所居里第東堂老桐朽竅中忽生芝色白
余聞而心惡之是冬罷官歸未幾有兒婦之喪又正樓棟橈傾圮壓死者主婢凡四人始驗其為真下

陸放翁記大名龍其殿有魏宮玉石彈碁局
上有黃初刺字宣和取入禁中

門人程取政喜藏書嘗求齋額於余名之曰七
略又該洽善鑒別古今圖畫尊彝之屬連凡盈筭
築樓三楹居之焚香簾閣精潔不減清閼可謂風
雅好事者也

鄒平縣鄉語諱畢吾邑畢蓋臣字致吾明三名畢
也外祖孫氏家常有危疾或言非畢不可諸舅惡
其姓終不肯延致之咸笑其迂拘杜唐杜牧之夢
改名畢而卒宋鄒忠公浩夢道君賜筆而亦卒則

古已有此忌矣特以姓為疑則諱近耳

張杞園貞居杞城別墅作杞紀十八卷自星上輿

地山川人物而外有封建年表世次原故分國系
家苗裔春秋經傳經傳別解引書幾二百種余讀

一過曰異哉可謂體大而思精矣或曰范曄集謝
承華嶠袁山松司馬彪諸家之作為後漢書自謂

體大思精人或未之許也今所紀杞廢國一隅而
揚詡之如此不亦過乎余曰不然杞宋無徵昔已

歎之今立乎二千年之下以指乎成周春秋之世
且自今杞而溯之史樓始封之杞又溯淳于

潮州潮斟鄩以旁建之。澁之篡夏后之臣靡滅有窮立少康而夏后氏之興亡備見於是可補太史公帝相行以下之闕文按之則皆在杞城百里封域之內可不謂體大而思精乎或乃謝曰微先生言幾以杞紀為志乘之流今而後知其良史才也余曰然

廣州有妖僧大汕者字石濂自言江南人或云也州或云蘇州亦不知其果籍何郡其出身甚微賤或云曾為府縣門役性狡黠善丹青墮山石掛舍皆有巧思剪髮為頭陀自稱覺浪大師衣鉢弟

子游方嶺南居城西長壽菴而口問候諸當事貴人之門常畫素女秘戲圖狀以媚諂貴人益選之於是無所忌憚官東粵者落其圈網十人而九余甲子奉使至粵聞而心惡之後聞其私取注南致犀象珠玉珊瑚珍寶之屬直且鉅萬連舶以歸地方官亦無誰何之者今河南布政使遷福建巡撫許中丞與為按察使獨惡之輒逮治詰其前後奸狀押發江南原籍死於道路粵人快之余不識許中丞即此一事真顏波中砥柱也聞其居官亦甚廉正觀此事注泉而不易心者固不能

致書為事而
形迹清太史
未也詳見通初
堂一事然許公
乃因太史之言
即建治之可
賢矣

也

國初有一僧金姓自京師來青之諸城自云是旗人金中丞之族公然與冠蓋交往諸城九仙山古刹常住腴田數千畝據而有之益置膏腴起甲第徒衆數百人或居寺中或以自隨居別墅鮮衣怒馬歌兒舞女雖豪家仕族不及也有金舉人者自吳中來父事之願爲之子此僧以勢利橫門里者幾三十年乃死中分其資產半予僧徒半予假子有往弔者舉人斬衰稽顙如俗家禮余爲祭酒日舉人方肄業太學亦能文之士而甘爲妖髻假子

忘其本生大可怪也因書廣州西山事而并記之康熙四十九年二月提督四譯館大常寺少卿員缺特旨以部主事李敏啓陞補故大學士高陽文勤公爲孫也上之篤念故舊如此

康熙四十六年濟南屬邑大旱巡撫檄濟東道僉事宋君澄溪廣臨縣賑饑使各邑紳士造佃戶冊按其名領倉米衆皆具冊余獨不具冊不領米宋使邑令齊手札敦勸且云朝廷之恩不可虛也余答曰某不敏舊嘗備位大臣頃四十三年二東饑奉旨官員各各戶今雖居田里敢忘前

旨再三力辭不_能一粒宋歸述於中丞皆以爲
得大臣之體稱其廉正然余以義利之辨不得不
然其實瓶無儲粟鄉人皆知之

宜都內人諫武璽之言曰今之弄臣狎人朝夕進
御夫男陽也女陰也陽尊而陰卑今狎弄日至處
大家夫宮尊位其勢陰求陽也陽盛陰微不可久
也大家能屏去男妾獨立天下如是過萬_古崇_男
子益削女子益專右一段文字大義而以詼諧出
之有古人譎諫之風東方曼倩不能過也所謂責
難於君者與

王稚欽目空一世而能推重何_仙然愛薛君采鄭
繼之古人作青白眼故當如是今人不知_也夢_濯
何如而妄詆前輩一錢不直少陵云爾曹身與名
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昌黎云李杜文章在光燄
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虵螭撼大樹可
笑不自量諒哉

米元章研山以南唐寶石爲之後歸禾中朱文恪
家余常從文恪曾孫彞尊見之真竒物也高濂云
曾見宋人靈壁石研山峰頭如黃子久皴法中有
水池深寸許其下_山即坐水色白若波濤狀余舊

蓄一研山長可五之一高半之自峰頂至山麓皴法天然而岩巒秀絕已丑夏爲大力者負之而趨每一憶之輒作米老蟾蜍淚滴之歎

錢先生藏書甲江左絳雲樓一炬之後以所餘宋槧本盡付其族孫曾字遵王有學集中跋述古堂宋版書即其人也先生逝後曾盡鬻之泰興季氏於是藏書無復存者聞今又歸崑山徐氏矣
咏物詩最難超脫超脫而復精切則尤難也宋人咏猩毛筆云生前幾兩屐身後五車書起以而精切一字不可移易

汪鈍翁過石鵑詩云主賓無語似相忘淨掃青苔坐夕陽乳燕飛飛蛙閣閣楚萍謝如清池塘

鄧漢儀字孝威泰州人常同合肥龔端毅號使粵

過梅嶺有句云人馬盤空細煙嵐返照濃

真尤似秦蜀間棧道景物梅嶺差卑未足當此

寧都魏禧叔子以古文名世余觀其地獄論上中下三篇殊非儒者之言宣城吳肅公晴岩街南集文品似出其右而知之者尚少

史能仁字屬居河南鹿邑人舉人明末崇禎己卯庚辰間爲濟南新弋公慈以惠民嚴以弭盜敬禮

紳士彈壓吏胥懸之，拒蝗善政不可更僕。庚辰大饑，百姓逃亡，而田野間徧生羊肚菜，甘美可食。四鄉又有甘露之祥，公賦詩示士民云：上天降甘露，滿地生羊肚。饑餐羊肚菜，渴飲甘露乳。涕淚告吾民，慎勿去鄉土。以調繁改知淄川縣，未久內擢兵部主事。以去鼎革後，再來新城，百姓秉炬迎之，二十餘里不絕。迄今七十餘年，未入名宦，乃一大缺陷事。右一詩，朱竹垞選入明詩綜。

門人程友聲鳴畫，既超詣詩，復雋逸。叔俗近為余寫于亭二圖，題句皆佳。竹垞曾亦成語贈之云：

吐詞合風騷，愛畫入骨髓。又每稱其詩為書所掩，良然。

徐東癡隱君居系水之東，高尚其志。李谷菴念為

新城令，最敬禮之，與相唱和。李罷官，僑居下。

之者，東光馬某亦知東癡之名。然每有詩文之役，輒發硃票差隸屬其結撰，稍遲則籤捉元差，限比隸畏扑責，督迫良苦。東癡亦無計避之。時傅彤臣侍御里居，數以為言。馬唯唯然，終不悛也。容菴知之，乃遣人迓往，歷下及馬罷官，始歸。馬作令亦平易，近人情，獨於東寧一事殊不可解。山谷云：士大

夫惟俗不可醫馬人立坐一俗耳使胸中有數卷書定不至此也

廣羣芳譜所載異花凡一百一十六種今略錄數十種於左
萬年花 金蓮 茈碧 九花樹
金荳花 紅綬花 優鉢曇 迎輦花 金步搖
靈壽花 無憂花 那伽花 提羅迦 拘尼
陀 繫白象樹花 簇蝶花 俱那衛 石蓮
洛如花 太平瑞勝花 七寶花 娑維花 鶯
毛玉鳳花 蟬花 石蟬花 錦帶花 青_是花
上元紅 泡花 拘那花 水_西花 象蹄花

白鶴花 金莖花 白菱花 岡山丹 金鉢
盃 繅絲花 笑靨花 紅麥花 龍女花 會
城娑羅花 優曇花 金縷梅 瓔珞花 紫雲
花 海罽花 仙都花 四照花 覆杯花 查
葡花 山釵花 鷺羣花 海瓊花 寶網花
長樂花 優鉢羅花 燕蓊花 玉燭花 杏香
花 萬蝶花 鷹爪花 閻提花 御帶花 玉
手爐花 繭漆花 散水花 孩兒花 練春紅
長十八 波羅花 壘羅花 藍雀花 翠蛾
眉

夏峰孫先生謂滏水老人曰神廟時南臯景逸少
墟三先生講學京師首輔葉臺山爲之主此治平
之機也而三先生相戒不言朝政竟無補於治若
學爲無用之物矣滏水曰三公不言朝政專言節
義異已者鉏不用於是不節不義者忌矣未幾臺
山求去諸君子留之臺山曰內外風波齊起君等
不平心而處我在此何幹因憶趙儕鶴先生爲冢
宰高陽孫相國曾云朝廷官職天下人皆有分我
輩必不與異已者共之此危道也魏瑄之福烈
於此右見遊譜中余謂三先生相戒不言朝政上

所以防小人之忌使言朝政則書院之毀不待迨
璫時矣至孫文正公之言即范忠宣公公亭九祐
熙寧之說然君子小人勢不並立小人常忌君子
常疎小人得志不盡逐善類不已古今來小人常
居必勝之勢漢唐宋以來已事昭然可爲龜鏡也
然則即以官職與小人共之彼能終爲忘機之海
鷗否乎越絕書云壁忘鼠鼠不忘壁誠哉是言因
讀遊譜有感遂書

小說言明州有人汎海遇風泊一島見宮殿魏煥如王公之居堂上一老人據榻而坐有烏巾者二三百人侍側問之曰唐相裴休也北蕙墳言裴相國休師圭峰密禪師自願世世爲國王不護佛法後于闐王生一子手文有裴休二字聞於中朝亦

則裴所證仙耶佛耶抑皆小說傳會耶

唐詩人李頻爲建州刺史傳其歿而爲竹邦人祀之有梨岳集行於世然北夢瑣言載頻遺棄糲糠別婚士族內行如此何以爲神此與宋劉公漫塘以道學正人而傳爲瘟神者同一不經也

偶讀宣和遺事作二絕句云宣仁鸞馭上青冥社飯明年一涕零欲問宮中天水碧都人惟說太師青平陽行酒着青衣雨雪青城更可悲汴上已亡金等子臨安空賞玉孩兒宋時禁中有金等子玉等子玉孩兒事詳西湖志餘天水碧藝祖受命之

識太師則蔡京也

婁江十子紅友

王摠

才尤高余嘗序其金陵集鶴尹

詩才不及而獨工金元詞曲所為籌邊樓浩氣吟等傳竒不但引商刻羽雜以流徵殆可謂詞曲之董狐

唐時有一書生頗通經史而不諳近事乃以駱賓王為諸王封號見因話錄然則杜拾遺伍子胥又何怪耶

唐以門下省為東臺中書省為西臺尚書省為文昌臺而以御史臺為南臺故今都察院可謂南臺

不可稱西臺惟唐人稱李栖筠為李西臺宋人稱李建中為李西臺按建中以分司西京近栖筠官御史大夫而呼西臺則不可解矣余康熙庚午為副都御史常集唐六典諸書作南臺故事一書未幾遷兵部侍郎遂不果成已卯為左都御史欲卒業此書亦因循未果也

金陵牛首山寺兜率岩鐵漢和尚故居和尚京山

人枯坐岩竇數十年有二獼猴侍左右方坦菴

拱乾

少詹題其畫像云兩箇獼猴杖一根獻花石上獨稱尊怪公事事能超脫留此贓私誤子孫

余為總憲掌內臺時蒙 恩賜 御書帶經堂三
大字蓋用漢御史大夫兒寬故事也余因取杜子
美細雨荷鉏江江猿吟翠屏句意作荷鉏圖今年
夏五月汪文治洋度自廣陵以荷鉏圖索題亦用帶
經故事余為賦絕句云曾向歐陽受尚書生涯常
憶帶經餘披圖却愛林和靖五字春陰入荷鉏五
字乃和靖句也

庚寅六月宋太宰牧仲書來言近日益治西陂得
孔雀五色鸚鵡及宋槧文選杜牧之書亦好詩
真蹟有宣和御璽題字

司馬順字燕克溫文正公裔孫宋南渡世居山陰
明祭酒恂御史璽皆其後也順嘗游黔江先由祖
忠勤祠於永寧作長歌一篇其敘述平昇變功尤
悉庚寅四月過余里又往拜家祠賦五言古詩一
章且云貴竹有二王公祠祀陽明先生暨公也

家乘

詩別錄

雲間董 孝廉俞之弟也自京師寄余書略曰
先生具不世出之才悟最上乘之道光焰萬丈仙
佛一身天下學人如百川之赴海不肖幼侍先伯
父得仲從兄蒼水論詩必首推先生全體學杜而

鎔化諸家敝鄉吳日千何次張張洮侯袁价人張
慧曉諸君子時時過舍亦必稱先生昆仲之詩爲
人天手眼後養疾吳門得見堯峰汪鈍先生屈指
海內詩人惟新城爲大家若某某但可稱名家未
能比肩也云云余深愧諸良友之言而老成凋謝
墓有宿草久矣可勝三歎

吾家虔公誠子書云或身經三公寂爾無聞布衣
寒素卿相屈體父子貴賤殊兄弟聲名異何也體
盡讀數百卷書耳汝年入立境方當從此兼習室
累何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耶余每感其言人上

聰明智慧殊不再來尤難得者上有祖父之教
無世事之擾下無室家之累於斯時也下當習之
下帷畢志書史聰明智慧乃不誤用所謂王郎時
詎可多得一旦老大悔無及矣尼父有言後生可
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五十而無聞焉斯
亦不足畏也已凡吾子姓當深維此訓庶幾青箱
家學不墜於地勉旃勉旃

癸辛雜識又二方其一治痘倒靨色黑脣白冰冷
用狗蠅七枚搗碎和醅酒調服移時即紅潤如舊
其一治痘後餘毒上攻眼成內障用蛇蛻一具淨

洗焙乾又天花粉等分爲細末以羊子肝破開入藥在內麻皮縛定用泔水熟煮切食之良愈

邑孝廉徐來順字動以方伯公準之從子崇禎甲戌上公車闈中遇陳大士際泰問其鄉貫曰江西問姓字曰大士徐未達再扣之輒怒曰大士兩字尚不知何足與語不顧而去其傲誕如此

酉陽雜俎云狼筋在脰中大如鴨卵有犯盜者薰之令其手攣縮或云狼筋狀如織絡小囊蟲所作也

寶曆中有王山人者取人本命日五更張燈相

影知休咎又有善炙人影治病者又言相寺觀陽像可知其貧富

武定表熙字先生諱化中明天啓中官御史劾逆閹與楊左諸公同死詔獄謚忠愍余向李翰林丹書姓麟詢其祠祀訪其子孫則八十年來未有專祠

子孫寥落夷爲村農丹書近考其遺事爲作傳又欲釀金立祠庶少慰忠魂於地下亦使邦人有所矜式云特書以俟之

錢塘王丹林字赤抒官中書舍人常賦古意四首見投曰古鼎古錦古鏡古琴託意甚深詩尤高妙

爲人篤於師友以病假歸遂不起惜哉

萬楚五日觀伎詩最爲惡劣滄溟持格律極嚴而獨取此首殊不可解盧綸大曆十才子之冠冕而其贈駙馬都尉詩云鴛鴦殿裏叅皇后龍鳳樓前拜至尊才調集顧取之尤是笑柄

湯西垕

古

使黔詩多高作黔陽絕句云白白紅紅

繡袂花盤絲繪蠟儘堪誇自吹木葉銀環女者卜河邊問宋家中丞席觀劇云探喉一串玉盤珠華屋神仙絕代無惱亂中丞筵上見梨園弟子子仙奴審音荀令與周郎檀板銅槽共一牀山雨乍

簾月白聽風聽水按伊涼管咽絃停意淺深雲心六扇漏初沉已迷秦客風花路休笑吳兒木石心胡應麟病蘇黃古詩不爲十九首建安體是欲繼天而之足作轅下駒也

千家注杜如五臣注選須溪評杜如郭象注莊此高棅定論虞山皆訾之余所未解

元瑞歷舉中州諸人特標出劉迎李汾亦是具眼然劉不稱其歌行李不舉煙波蒼蒼孟津成一聯謬矣

汪文治

洋

以復社姓氏錄見寄見先贈尚書府君

名不勝悲感錄中所載吾邑七人吾家諸伯父居其五內王補之哀則益都人太僕少卿帶如先生潔之弟而誤入新城者也因憶天啓中宵人造東林籍貫及點將錄諸書載先伯祖太師霽宇公叔祖考功季木公姓氏今日觀之何異宣和之黨人碑乎

伯父侍御公詠梅云繁英任似火冰稜自如石南枝與北枝不作春風格陳伯璣云公忠烈之性已見於此

余過襄陽賦詩云豈有酖人羊叔子更無悔過碑波殘碑墮淚回文錦一種銷沈可奈何首句抗語次句用山谷詩皆成句

杜牧之張好好詩并序真蹟卷用硬黃紙高一五分長六尺四寸末闕六字與本集不同

者二一言卷首楷書唐杜牧張好好詩宣和御

也又御書葫蘆印雙龍小璽宣和連珠印後有和長印政和連珠印神品小印內府圖書之印

董宗伯跋二蘇川此書深得六朝人氣韻余所見顏柳以後若溫飛卿與牧之亦名家也愚按宣和書譜唐詩人善書者賀知章李白張籍白居易許

渾司空圖吳融韓偓村牧而不載溫飛卿然余從
他處見李商隱書亦絕妙知唐人無不工書者特
所披 此卷今藏宋太宰牧仲家

七月三秋前一日 初六 江都焦循閱